

洞庵新論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491

4



文庫11
A1491
4

第四百一十一至第四百七十

柳田泉文庫



洞庵新論卷之十五



第四百一十一

論徐穉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王禕曰一
園之木支大厦之傾覆二論判殊而徐說長
展懦之心王論勵鞠躬盡瘁之志王為勝
漢宋冲勸郭林宗仕林宗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
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
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
所維何為柶以不遑寧處林宗意寤曰謹拜斯言以

為師表。林宗聞李膺范滂等死，私慟曰：詩云，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烏之爰止于誰之屋
耳。明王禕曰：一園之木，支大厦之傾覆，五寸之鍵，制
重門之盪瀾。誰謂傾危之朝，一人之力，不能以維持
之哉。二論劃然，白黑相戾。徐郭之見是，則王之言非
也。將從王乎？將取徐郭乎？徐郭漢李俊杰，時望甚崇，
其前知漢室之亡，灼如暮龜，然故後代遵信其言，宗
祏傾頽之際，動引以為據。予謂二論昏棼，罔得不妨
為各有攸當。然王之言，足以勵人臣鞠躬盡瘁之志，
而徐郭之論，或至長庚懦之心，助避難偷免之於不

可不審察也。夫天下之為物也，雖曰爛潰頽壞之極，
必有拯濟之方。果能網維而整頓之，可以振基業於
將墜，特患其人不易得。其人而信委不專而已。故
曰：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蜀後主昏侗無比，諸葛
武侯為輔，則強隣不以萌吞噬之念。齊高緯時，國執
抗控，亡兆在目，斛律明月尚存，則周武之雄，不敢與
師東嚮。江充聞慕容儁死，欲圖中原，桓溫曰：慕容恪
在，憂方大耳。恪歿而後，秦始荒蕪。由是以觀，一木未
始不可支大厦之傾。一賢臣可以維國家之危墮。顧
其本之材，其人之幹，略如何耳。國家衰替之日，胥士

當路法紀頹墮竊發之盜蠹午起胡虜猖獗而莫之
過庸衆人見之以為覆亡近在斯夕而睿哲之士諦
觀靜察知其竅槩樞要則必有方挽之術但上之人
不能委任責其成績耳有病夫牙疔大熱薰灼謔語
不省人事闔家惶擾以為必不救扁倉診之察其存
一點回生之機投以藥劑霍然有起色人方圍視驚
其術之神醫國之術亦猶是也抑人活物也待元氣
以存元氣大耗司命莫奈之何天下一大塊非活物
也未始賴於元氣學士大夫動有培國家元氣之論
以特文人譬况之詞非確說然則國家之艱危苟治

適厥可乎其奏效必大於國醫之於篤疾可不勗哉
予瀏覽歷朝時執亦自有不可為之日如春秋之季
王室昇於列國諸侯驕橫上僭南宋偏安之久蒙古
攸逼樊乘陽已陷之後殆若日薄崦嵫之際曖昧鬱
塞百度墜墮雖有蓋世之雄難可下手自他之世則
君子將以為不可為者未嘗無祈永命之術也宋袁
桀死蕭道成之難也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
厦之崩但以名義至以耳袁桀固烈士也然雅韻有
餘而我略殊之道成雖奸雄而然不及孟德仲達之
智略桀既握鈞軸又名正而師直經畫果收宜立可

戮鯨鯢於都市，乃坐為彼所屠害，予甚恨。其欲止大
厦之崩，而材小不中用，非劉氏之危不可支持也。即
徐郭之言，克晰漢亡端，然嗣後延祚四五十年，先主
建國于巴蜀，又殆四十餘載，漢室未遽殄滅也。且爾
時使英武之主，才諳之臣出，亦足救丕基於將圯，乃
猷帝庸凡，曹操權畧，冠絕一代，所以未篡奪，故漢業
之不可復，非二子所克前知。二子之言，亦所謂不幸
言而中者。奚足感哉。清邵長蘅曰：「昨祚之亡，人知亡
於賊，而不知實亡於國。譬之病人，元氣耗竭，奄奄者
僅餘息耳。思陵初政，如人將死而神清，詎能延已絕

之大命哉。斯論頗類有識，故人或以為鑿，而其實諺
甚。熹宗之昏虐不道，使之在位，更閱二三載，明社早
已忽諸不祀，猶得延朱氏十七年之長者，懷宗釐革
之力也。懷宗亦自賢主，有志于中興，而不能別白賢
否，政令流于束濕，故效止乎此。藉令之更有大作，未
必不又延數十百歲也。今邵不取其寸長，又不責其
未盡人謀，而漫比諸將絕者之神清，如所云則為懷
宗者，亦將袖手閉目，癡坐俟亡，然後為得乎。斯其見
倍舛於徐郭矣。然則國家危難之際，當君臣相與焦
心殫力以圖濟，大艱保遺緒，不可但齎咨長太息而

誨諸不可為也

第百四十二

論胡仁仲中原後得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之論似有識而實過高無當不達天下大

執

胡仁仲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後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斯論也長厚穩妥類君子口气故後人多篤信之其實殊昧于天下大執仁仲亦逮見元魏及奩金已事何以論之迂繆乃尔亦見其腐乎儒矣西土三代而還戎虜之難無

世不有然降乎典午劉石慕容苻姚始陷西京俘二帝竊據乎中州當以斯為禍始無幾拓跋魏代興遂有天下之年聲執益張唐太宗終能攘四夷克復舊物而迄其季世契丹復盛據幽朔以困蹙中夏金滅遼後中分天下而帝之元代金混壹區寓傳祚始百年明祖遜元復為清所吞併清一統百八十七禩而盛大未艾大都戎虜之深入中州者世盛一世其始也謀慮譎短措畫多舛及其入寇數以也鑒前人之愆審時執之宜適運智極其周悉故後來戎虜傳世愈久而建國愈牢元之混壹既為未曾有之盛清

不止一統之久其國力之強治化之隆昌又豈非唐
宋明所企何其雄也元清之盛非仁仲所目擊姑舍
旃即劉石慕容符姚之倫其威力尚足以憑陵晉室
拓跋与江左對峙勝形常在北盡金之強每戰輒捷
金且使宋称臣称媿歲多輸金帛以諸和如泰山之
壓卵然虜之據中州者強大鞏固至此就使江南諸
主復行中原之道能使虜翻然北逐胡地如春雁之
怯熱而群飛北向暮鴉之知曠黑而去集林樾耶以
逝無之爭也必也德之盛足以悅服億兆然後可望
我虜之馴伏矣力之雄足以鞭撻九夷然後可冀馳

遣我虜令出塞非徒高拱談空而可符其歸故地也
且道也者公共之物中原之主克行之我虜之主亦
能攻之晉氏以降我虜之據中土而盛強久遠者必
其稍遵行中原之道也今乃以行中原之道專歸中
州人主而我虜絕不與焉殊不諳事之情矣或云胡
子特許春秋之世非存當日也周人敗我于邲垂衆
其飲酒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下修備晉荀吳
大獲而歸其驕淺無謀至此爾時天子侯伯有少行
中原之道者未必不惴怖返巢穴也今金虜則不然
陞梁衡行至俘徽欽蹂躪京城其智勇復過于宋仁

仲目飽閱慘禍，漢附諸不問，乃舉千五百年前絕不相涉之小夷，以為言仁仲雖迂，決不至以其甚也。遼道宗幸學博士進講，至夷狄之有君制而不談，道宗曰：「所謂夷狄者，以居於沙漠，不知禮法，吾今居中國，盡人倫以聖人之道治聖人之民，何嫌於夷狄？守其以次進講，道宗非其人也。」而所論則綦中窾，予觀於歷代諸王出于中州者，類淳脆軟靡，牽縲文而以剛果之羨，戎虜入帝者，大率慙而慙，猛鷲而明折，多賡曠之習，而質厚者，餘其於先哲王之行為迹，然則克得中原之道者，不在中州，而反在我虜。仁仲之論，空

言無當矣。異於畫餽之不可噉乎哉！夫以中州全盛之執制四夷，當出死力以拒遏之，使不獲入，一入而割據焉，累歲之後，上洞悉民志，下欣戴虜政，愈久而益膠固，不易殄也。顧不幸承前王積弱之後，強虜業已滋蔓於中土，吾將奈之何？獨有用百倍工夫以自強耳。吾德吾威，高出乎我虜之上，然後方可望驅逐醜虜于塞外，而豈不殫以乎至難哉！六朝南宋諸主，大都質脆靡，不能樹立，其可與語此者為誰也？若乃自任以為得中原之道，而坐待戎虜之自歸其地，迂回曠遠，奚翅俟黃河之清也。宋代諸賢建議多類

仁仲僻謬之見，又奚怪於其虜來而不能抗，南北分
裂永絕恢復之望耶。

第百四十三

論欲祛積弊當以至正大中之道將之矯枉
過正必有宿習未革而更生弊竇者

王安石曰：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
安石之為人，邪枉無狀之極，而其言則殊達事之理。
故君子苟取焉，當晏安日久，蠹弊已極之時，吾欲一
曙整釐之，使秩然有條，理洵屬天下綦難必也。吾之
處心靜而一廓然，至公無絲毫之偏倚，其見于設施

也。穩安而周匝，盡區畫之宜，絕無乖舛錯之謬，方
可望其克有濟。以流於偏勝，頹僻則多所拂觸，祇致
敗潰立至。其或者幸得洗滌一弊，而致異日更生一
弊，厥害倍蓰乎曩日，不可不懼也。今代論祛弊之術
者，類以為凡欲理積壞，當故意激發，行瑰奇以聳動
流俗，方得宿習一變，軟靡之行熾，則崇峻烈之俗以
矯之，奔競之習滋長，則決長往高舉之風以勵之。不
然而徒制至正大中之行，則葦荻摧沮，不足以鼓人
心，殊覺丕變之效遲久。斯論亦自有理，故賢哲多左
祖焉。若惑已昔，程正叔駁佛氏天堂地獄之說曰：至

誠待物猶或有未從而已先自行偽可乎斯言良為
確論吾方有志於別弊而先從事於矯激吾心既失
其平吾經畫必不適厥匡難守有就也或又曰今有
人為病腹中壅滯氣志不宜暢乳以木甘和平之劑
不觀寸效必用大黃巴豆猛峻之藥疏瀹之然後始
收奇功政法壞隳之餘用矯激之術孰不得不爾也
此亦為礙失其倫夫挽昭帝初政者上官桀安乘弘
羊也故傷桀安弘羊然後霍光始能成元鳳之治哉
神宗一代之化者王安石呂惠卿章惇也故黜遠呂
章革然後司馬光始能致元祐之盛其謫罰桀安弘

羊呂章等非不烈也猶夫鋤莠焚蝗蟲以殖良苗蓋
以壞新政之妨害非新政則然若以此為常道則宗
社至危矣即戮邪佞極其嚴峻而其所以處之之心
則當湛然靈明如水鏡然非可外大中之道以成至
治也漢楊王孫疾時人厚葬用金玉糜財破產遺令
裸葬將以矯俗之失然葬埋自有中道裸葬之僞殆
不厚葬得此祇且未人駭怪而暗敢聽信以改素習
乎公孫弘為丞相病世俗侈麗成風被服飲啗多踰
制桓布被脫粟欲以剷除弊習顧士庶而上養身自
有常度宰輔之尊體例最隆崇乃強倣萌隸之奉不

足以挽迴頹風而翻招識者之譏彈將何益乃如東漢之世崇尚義烈士風有可觀彼宋流而為苦節迫隘絞急絕無寬綽之意於是乎魏晉士人重通達張主清談將欲革漢末拘束之習既而士風頹弛蕩無禮法不復知忠孝為何事篡竊滋夥亂相尋意欲別積弊而其流毒更酷於前凡人欲祛蠹洗害而不原於大中之道末路之禍必至茲可不懼哉於世久安生弊奢麗軟媚之俗深漬人心肺則見夫遵行大中者輒駭愕而嗤之恆素無侈靡裳服祿其涯分則何以為慳吝愛財沈靜自守不肯諛媚大吏則目

以簡上官而倨傲流俗嘈然方且刺大中之賢為狂為癡吾身之且不容安能望其滌弊乎雖然此道在下者耳若乃上之人威柄在手果有志於祛弊乎吾克以中正之心盡措畫之至當可以立收一新之效而夫以中為不中者之曉以明固在所不顧邈矣

第百四十四

論朱國楨評元世祖未寇多用南宋未降將卒出於除內患之妙策袁枚論漢高攻匈奴之策同一謬妄

弘安中元世祖使阿塔海范文虎等將兵十餘万來

寇抵平壹島。值颶風壞船。方伐木修補。為婦計。我師掩襲斬馘殆盡。唯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獲生還者三人而已。元之強且大。亘古靡與匹。佳兵黷武。艾四夷。威懾乎海外。而其敗衄取辱。未有甚於東倭之彼者也。明朱國禎曰。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深意。宋末宋降諸將。范文虎等。于部下何止數十萬。躡鴨海上。恐為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輦海外奇珍貢我。不勝而死。尽除內患。這達子儘有算計。斯論頗頗有所見。而實絕不洞。爾時之情矣。夫元綦強而宋極弱。元之克宋。易於柳隊摧枯。其氣節峻烈。

嶽之不境。如李庭芝。芾。姜才。陳文龍之倫。皆為所殲。其存活者。咸裸將恭順之臣也。夏貴。留夢炎等。以廊廟大臣。覲瀕降元。趙孟頫以宗室。被誘親媚于元主。而劉整。呂文煥。蒲壽庚之輩。暨降幡之彼方。且為敵及戈。先驅竭死力。以翦伐宗國。范文虎等。亦特劉呂之匹耳。彼方革心致身。奔走臣事。於元有何可疑忌。而捐諸死地。以泚之必無之事也。奇淫虛氏豺狼之性。谿壑為欲。吞噬外國。惟威力是事。嘗屢征西南夷。而逞志因欲。以泚加乎我。而我邦之盛大。支那且遠。在下風。本非西南諸夷所克希。方一百王一姓。民心

膠固士虢驚而勇于義折衝之位世得其人武備整
飭無罅隙可窺而元范子不知也方且起無名之師
彼曲而我直我邦夫人有歆悅之心又况元人雖獲
悍而絕不諳水戰舍所長而用其短在彼無一勝算
蓋不特接鋒鏑而箭輪不返北灼然矣吾意元之
來寇多用宋降將降兵者別自有以也南兵雖弱
而地瀕江海嫻于舟楫水戰之巧迥勝北人故就其
所得而收之謂可以立奏奇捷而不圖其致斷之
大敗也此行雖突南軍而北兵之徃征者亦自無數
師果敗連則北兵亦為所殄世祖雖不仁決不至以

北軍之盡見斬傷自快也且彼有意除降卒之逼乎
十數万众歸者裁三人南軍既大減而存者單寡喘
怖可以已乃紫海大敗之後又復命阿塔海洪茶丘
等將再來侵點兵繕器械州郡擾動寇賊蠢午起賴
劉言諫而止斯其全出於念矣而絕無遠圖可知也
已明人視元如賀首之仇務扶其短而醜詆之如宋
寇之舉宜任以狂妄浪戰乃若以為解注措之妙者
豈以其入帝支那為已俯類故諱其敗而代之藏拙
歟清萊枚曰高祖以早藏其鋒而計失于匈奴當以
時遣韓信數千出酒泉彭越數千出上黨懸布數千

出張掖其士馬皆百鍊之餘其器械皆摧堅之舊其
父老習聞矢而不為怪其將校玩于矢而無所苦冒
頓雖強不如項籍其將雖強不如龍且諸將或分或
合或殺或守逞其誅秦滅項之餘威不數年而坐見
匈奴之弱矣此一役也匈奴服而功臣亦全即使弓
以彈鳥打狗以逐鬼死其不殺之醢之亦迴殊矣以
論亦猶朱國棟評忽必烈之見也夫秦以窮兵嗜殺
亡天下漢祖代之約法三章除煩苛之令務敷惠澤
使丞祭獲安息以其所以延四百載之祚也若乃不
卹士庶之困又復大舉北伐兵連禍蔓亦亡秦之續

身彼將曰信越之輩可畏馳令死于虜亦足以除內
逼試念後信越而攻胡者兵民無數咸吾赤子而故
陷之死地衆怨之攸歸獨在高祖高祖之明睿豈出
于斯下策耶且也人主取將至誠待之且患其不罄
忠力矧以猜防之心將將乎故曰疑則不任以則不
疑今我患若人之難保而投之以死地死之地彼亦
明知我之不信不肯圖報效然且促其反畔或與匈
奴連和深入不可知中行說之降胡大為漢患許攸
之歸曹操貽袁氏巨害斯商鑒之章也者也然枚之
著此論年財乳臭識見未堅定後來頗自慙慙奚足

深歛排國楨明李宰輔頗有學殖故西儒或篤信其說可見之舛一至于斯耶

第百四十五

論天下達尊三而究歸于德爵齒非可並論孟子有為而言必又流於偏後儒墨守以語

其失匪小

聖賢之鴻訓万世所當恪遵也間有揆一時事執以為言不必為後代一定之矩者後生乃以其言之發于聖賢也暖以墨守不敢墜失亦守株野夫之見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此言冠雜失輕重之倫蓋姑就已與存宜二人立言所謂有為而發者也夫達尊有三而究歸于一德人有德則為一代楷模膺億兆之攸歸尊榮而安富無德則親怨衆畔國家輓輓顛覆之禍不旋踵而臻德之關係其綦大歟朝廷固以爵為重然公卿大夫咸選其才且賢者以處之則爵亦必浮於德如桀紂之淫虐不道雖位踰太上矣且崇乎如曾觸龍飛廉崇侯之諛佞逢惡即列宰輔之尊豈足羨乎鄉黨所尚誠在齒亦重其人之老而德即非不同其人

而徒羗羗是擇也古昔天子有養三老五更之禮其
人專取三公九卿而下致事而可稱者壽俊者凡鄉
黨養老亦皆以是為準不然市井無賴飽背黃髮者
無數寧足敬禮而盜跖之壽亦烏光卿飲酒之上賓
耶然則達尊有三而其實唯一爵上齒特就其中細
判之曰身非可與德敵衡也且齒之較爵則又輕人
之擇師以德不以少長傳曰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
斯事未必有碩果有人弱而聰敏睿聖則孔子固不
耻北面師之故韓文公曰吾師道也其安知其年之
先後生乎我邪無貴無賤無少無長道之所存師之

所存也今有宣少於孟子故以一不得慢二之說折
之異日不幸有他邦之君事師而齒長乎彼乃祖述
孟說詬其師曰吾達尊有二而汝止一勿以一輕二
可乎不可乎近代有一大國君仁明典學屢招致二
鉅儒於郊禮待綦隆每延諸上座已隔座而言其一
通儒再三堅辭跼蹐不寧其一平素矜嚴以師道自
任謂一儒曰吾之於彼達尊有二彼恭遜固當可安
而受之以希孟子之風而過者也孟子懿行不遑接
指何必獨以此事為準則乎矧本邦貴賤之等嚴明
絕無戰國處士橫議之風以等瑰怪之行難施於時

國君崇德重師之義洵可欽儒生之所以自為則未
必恆守中也孟子未嘗不知德之最重惟其急於折
伏有宜故勸是三達尊不可一慢二之論以固執其
口不自知陷於偏心動於氣而失言之中和即其德
之迫遜於孔聖也孟子嘗云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楊龜山謂孟子此
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以等氣象在孔子則無
此矣達尊之論失予之伴耳予濶覽此章殊多不慊
意者不特達尊之論而已也如所云不幸而有疾不
能造朝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等數語芒角太露絕無長厚
之意往哲所謂泰山巖以氣象并秋殺見之者職在
此或因其于孔子氣象絕不類故唱賓師人臣之說
以分異之而果當乎否也孟子為卿於齊又致為臣
而歸何以見其非人臣也臣而有德君崇信當又
奉為師何可劃如鴻溝然孔子固未為賓師即為賓
師焉以生平溫良恭儉讓之義推之其敬謹忠愛自
如決不以為賓師故引而自高孔孟制行之不同由
其德有優劣非誤賓師人臣之別也後儒誦法孟而
愆者不勝其夥予故暢明三達尊之義而及聖賢之

辨使世之師孟者得善学柯下惠焉

第百四十六

論山水花鳥風月之娛。檢身應務之餘。玩之不為無裨。經世之士。力学之儒。及主張蘭說者。槩非之。未為曠。

對山臨水。翫花鳥。唵哦風月。以雅人韵士之至臬也。其志操之高。爽。蕙。絕流俗。直遊寥廓之際。亦可嘉尚。而經世之士。類賤之。以其迂僻。不足濟時用也。而績学砥行之儒。亦非之。以其忽忘乎民彝。而淪於浮華之習也。果使浚山水花鳥風月之士。逐流末而遺棄

本實。無濟乎用。而湛溺於嗜好。施之為耽。之為。惟一已娛適。是事蕩肆忘返。如禽向羊。求之長往。竹林群賢之荒棄。名教君子烏乎取焉。予亦譬夫本末兼綜。秩然不愆序者而已。內之篤吾倫彙之道。父母兄弟。妻孥。處之。各得其當。外之慎於應物。宰事。莫不。注措之。且特以其餘暇。從事於山水花鳥風月之遊。融會調燮。適其心神。舒暢其氣血。如是則檢身型家之際。益極其醇。應酬事物之時。絕無舛舛之失。事雖屬標末。而大有裨乎制行。後乎古。所謂遊於藝者焉。柳子厚曰。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

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確哉論，凡此已接物安向，而不然。傳曰：知者泉，水仁者泉。山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屢稼菴水曰：水哉水哉，其遇大水必觀焉。以等之事之言，深論之，則直達性天之奧，淺言之乎，亦後人屐山玩水之臬耳。程伯子曰：某自再見周茂林，後吟風弄月，以埽有吾典，點也之意。趙季仁曰：朱文公每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大敘容羊，時引一盃登覽，竟日未嘗厭倦。一聖

二碩儒業已如此，自他可推也。較近有人為訖然以敦行邃學自任，其於山水花鳥風月之臬，未始過而伺，確以以迪迷民，經綸時務為事，其祈嚮豈不綦正大。泊退而審察其素行，大都曠收絞急，圭角太峻，不至於物憤事不止，無他故，坐胸次迫隘，無餘地，不能容人而然也。泰西俗嗜利甚於渴，其君以互市立國，其士民以殖貨賄為至要務，傾竭心力，惟財是競，苟利之所在，不復顧理義，上盟好山水花鳥風月之娛，固思所不及，且不暇也。本邦墨守蘭說者，徃々首學彼貪慍無耻之風，可慨。朝廷禁蒞泰西之教，非以其

牟利故而其風習洵足濁亂國俗禁之極是也泰西
風尚之行其所由來固非一端顧使之遊心於山水
花鳥風月之臬則其貪饕應不至如斯其甚也莊叟
曰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厠足而
墊之而致黃泉則人尚有用乎然則無用之為用亦
明矣天下固有無用之用不治之治山水花鳥風月
之臬拋擲方務而一意迷溺固可非將洞知本末重
輕之分而餘事逍遙乎斯未始不為積德修道之禪
而其於僻劣之儒為益尤弘多矣

第百四十七

論智士貴察禍於未萌上之人亦當追其可
為而任之然先事而言必不信患至而論既
無及任負慕容恪雖論致先猶就其可睹者
言於世則其事性之難於負恪
所貴於智士者以其克燭禍於未兆杜害於將萌以
騎斯世於寧謐之域也設使禍亂赫然已暴方始知
而設之防則智士與庸夫同一歸耳上之人委智士
以消艱虞亦當通時尚可為而令得竭經畫泊傾頽
之後始號呼而責成上夫昏主窳仔仁賢者奚擇焉
謦諾乎世之災莫慘於火使才諳之臣任防火之職

惟居平元大索，設水電，勅勵卒徒，乘遺火甫發之際，疾奔赴，可以致撲滅，奮收，孰已猛熾之餘，使之危乎當之，彼亦有恐縮，逃避，身詎能施一策耶？故曰：蓄害並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而已矣。昔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既許越王勾踐成，勾踐誓復仇雪耻，乃嘗膽，席蓼，親經艱辛，以圖吳，伍員獨洞其隱，切言諄之，以越比腹心之疾，而夫差寢然不聽，卒為越所沼，燕慕容恪相慕容暐，之閣弱甚，而南有桓溫，西有苻堅，胥有吞噬之志，恪垂死，翼之薦慕容垂自代，以為不若秦晉，必有覬覦之謀，暐不克遵用，任評而逐垂，果併

於秦，呂覽曰：夫事未至，則不可言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歐陽永叔曰：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夫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員恪二子，獨克察禍鬻之端，於朝衆嘿々之中，挺身為暗主陳之，其言雖迫，其志雖篤，勢其不能入固也。願由事後觀之，吳越相距咫尺，勾踐十年生衆，十年教訓，矢志報怨之狀，碑乎在目，秦晉與燕為敵，衡之國，常思抵隙以逞其志，矧桓溫及苻堅之雄決，非袖手無為者，則其狡謀亦不為難覺，員恪二臣，固為卓即，時人亦未必無見及此者，特上之人，煬蔽惡，昌言，故懼而箝口耳，降牙林

世則所值之執，或者更難於員恪者焉。人必有一定之見，然後可露於言，非可臆測以立論。然其所謂禍者，或胚胎於隱微，染洩於數十載之後，其勛歆或辟在絕域，兇狼之志，蛇豕之行，事未至，昭以人耳目，則不止庸衆懵不留意，雖號稱知效之士，若又且泊然拋諸膜外，當有時忠謹之臣，獨謂以陳之，人主之不聽，亡論已。其或者頗有聽信之意，而左右謠詠之，群臣旁撓力阻之，豈獨言之不聽，他日譴罰，又將不測。洵可悲已。夫忠智之臣，克灼見禍幾，故先其未至也。殷憂隹慮，如不欲生，庸隨駢戎之士，釜魚幕燕，恬不

知懼，方酣嬉怡，以送歲月，洎禍敗之逼也，又且使之赤手，當方張之難，其不能鎮遏，則又被以誤國債事之罪。卒之君子，亦為小人所牽連，而共斃耳。嗟，為小人者，何其多幸，而君子何其憂苦艱厄之甚，臻也。

第百四十八

論明太祖睿教倍蓰桀紂，而都帝位三十一載，傳祚三百禩，為今古遘遇之極幸，亦以其會四海厭棄胡元之時。

予嘗論古來遘遇之至幸，未有出明太祖之上者也。

其始也以皇奠寺一駝報事百戰而百克既剋平群
雄驅胡元出塞代之主天下都帝位三十有一載傳
祚殆三百禩後宋鍾石變響之際思宗既以身殉宗
社臣民死難者數十百萬不知明祖有何功德深仁
而獲此報于人于天也清聖祖嘗稱明祖度越唐宗
宋祖世祖亦云明之政治有漢唐宋所不及者明代
士人動云太祖德業之論漢祖唐宗不足道堯舜湯
武且瞠乎後直上盤古氏肇闢乾坤比烈不知明祖
之可何以得斯報于天下也退而審覈史乘明祖
之殘虐不道滅絕倫彙歷代從未前聞使人戰于噤

歎不能自禁於是乎人疑明祖名之与实相反而天
報施之大爽也請舉所聞之一二以瘳其惡可乎明
祖築京城用石灰山秣粥錮其外時出視監掌者
以丈尺分治明祖任意指一處掣視皆純白色或稍
襍泥壞即築之若于垣中太學初成上幸觀怒某處
侈費命總督造部官于畧臺下以芥連屈丐營統方
城供人築之宋友寧攻淄青填濠用濕薪之遺也是
而可惡矣論其他癸丑旱明祖放丹墀祈雨皇太子
跪進蔬膳數日不雨乃赦曰應天及刑部囚凡三千
天苟不欲殺之三日當雨朕即赦之不雨乃天意不

欲之生，遂及殺之。後五日始雨，辛亥大雷震死男女
十六人。驢一諭旨曰：皆由我朝廷禁網疎濶，遺漏者
多，故天助朕殺之。時坑戮百司官吏已三四万人，假
上天以遂嗜殺之私，即張獻忠將戮瑞王，言天無雲
而再雷，秦苻生云：天助朕殺人，未足之意，而所殺加
數，則惡更浮於生，獻忠矣。刑部尚書周濟聰敏明辨，
深契明祖心，久亦疑之。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
世，錦心繡腸，且賢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
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土肉宛然。臨刑嘆曰：待我了
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言剖之無見也。

曰：濟死且誇朕真聰明也。此即殷紂剖以干心之行
也。然紂猶赦然後觀之，明祖則欲生剖而見之，且將
剖人心，而位容談笑如評花月。此又紂之所決不能
也。明祖惡頑民窟避，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坑埋其
人十五，并列特露其項，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
謂之鑿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元既喪，隨後
出一丸三五不止，乃殺之。并罷斯會矣。此魏太武誅
夷僧徒之舉，然太武之慘猶未及明祖之十一也。凌
辱即高刑酷虐之極，明祖以為常刑，既屬太章，又有
刷洗裸置缺林，沃以沸湯，以鉄帚刷去皮肉，有抽腸

掛架上以鉤入穀道鉤勝出却放彼端石屍起勝去
有利皮剝贖酷吏皮置公府令代者坐警以又不仁
於武盟之突地吼死猪愁定百脉爲皇晒翅矣明祖
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繫刑者語述不遜明祖怒遂
幸徐武寧王第命左右召某兵官帥兵三千來頃在
之矢至明祖令二矢守官大中淮濟二橋使兵自東
向西門誅之當時頓滅數千家元宵都城張燈明祖
微行至聚寶門外見民間張一燈以上繪一大豆婦
人懷西瓜而坐明祖意其有淮西婦人大豆之訕乃
勦除一家九族三百餘口洪武十三年明祖惡胡惟

庸權太重蓋思劉基得其毒菓之故以惟庸復得其
懷刃謀不軌之狀戮胡黨共六万餘人二十四年誅
梁國公藍王收藍黨四万餘人殺之以征雲南十万
餘人故也初出師時諸將十餘人陛辭時明祖上王
諭方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王奉神一麾諸將盡
起明祖甚惡之後以其事誅之以其殘虐無人理殆
振古所未聞也論者或以為明祖之屠戮功臣過矣
然功臣之跋扈干上亦自速罪不然恭順如徐常李
湯鄧皆獲令終夫衆功臣中藍王為稍偃蹇而又狀
則未明確自餘咸無微罪而橫見菹醢常於藍王為

姻親幸早改不然必入藍黨矣據翦勝野聞則徐亦賜鳩而死徐之精忠貫日月且不得死牖下草木子餘錄則謂李文忠亦以觸怒憂懼發病以死明祖遂族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文忠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士人又併殺後宮妃嬪近千人有君如明祖功臣真無生路矣或云明祖奮於匹庶不階一民尺土以竊帝位其取天下綦正迥勝於唐宋以說較正然而其始翼戴韓林兒為主奉龍鳳年號常受詔以從事洎林兒敗令虜永忠迎致金陵替命沈之公步後歸罪於永忠而誅之莫異於朱溫使氏林琛朱友

恭執昭宗而被以弑逆之罪耶或謂明祖不好色以亦未全然明祖之少也沈酣花柳一魚賴漢嘗狎一妓以有孕後携子來謁婦妓而留子頗類朱全忠之遙喜又聞陳女諒妾閻氏有邑歌艷殊切既城漢潛貯之于宮為李善長子所窺又為高季迪所詠小犬吠影句明祖恚遂誅善長殺其家人七十人奉斬季迪身為八段未幾閻氏生子實女諒子豈為潭王友梓後友有寧見閻王不見賊王之語明祖憑怒盡殲除後宮惟馬后脫簪珥叩頭求哀獲免豈得謂之不好色耶或疑史乘所載明祖酷暴之行使人慘怛

不忍竟讀。然是作者捏造。明祖未必至此。夫史乘錄
太祖暴行者。其書無數。容間有鋪叙一二。過實安得
誕而不信乎。予則更以其成於明人。結撰述本朝始
祖過惡。意其猶未。足紀載之詳耳。前脩有云。六朝無
道之君。矣。今古所未有。集其成者。其隋煬乎。予亦以
為古來殘虐之主。桀紂而降。指不暇接。而明祖實集
其大成焉。然明祖之酷忍。多歷代暴君之所不敢斯
其為集成。又甚於隋煬矣。以若之凶人。而享若之大
福。以衆人之所以蓄疑填胸。而不能毅然嘻予晰之
矣。以其壞胡元而克復中州也。劉石以還。戎夷之陵。

暴中州亦已久。而其盛強者。不過占據天下之一半。
其混壹區寓。與昉乎元。而元之酷暴極矣。其甫入中
州。便欲殲中州民人。賴耶律楚材諫而始止。前後
殺人殆千七百萬。既有天下。上都大都。更迭遷移。不
常。厥攸居。蒙古色目人。彙進柄用。而能排漢人。殊甚
賤儒之極。至有九儒十丐之目。蓋以中州為賭寄之
地。而直視漢土生靈。為犬彘。豈易衆安。得不怨乎。且
也人之厄弱。本有招陵憐之理。強者否。即見侵辱。脆
然立報之。其憤有所發洩。故心無蓄怒。惟弱者既無
報復之力。詭辱皆至。怨恚之念。鬱壘極而後發。故弱

者之報。屋而滋烈。古未國執之弱。莫甚於宋。害於遼。夏。盛於金。而殄滅於元。舉宋士民禽狎之草芥之。其僅存者。鮮不蒙蹂躪之禍。載於傳記。存於口碑。耳目所觸。舉皆慘虐之政。父詔其子。以誅其罪。莫非積怨藏怒之事。已力不能為。則欲借英豪之人。以雪耻。不啻禱祠以求雷雨。時明祖應運勃興。電掃胡元。而恢復中州。以慰北庭之望。譬之長夜。燦然且九。早黎月。駛雨大至。人情之欣戴。為何如也。於是守知其秀。而不覺其惡。忘其短。而稱道其長。至有湯武非比。堯舜不與道之評。職是故也。藉令明祖承漢唐之後。高

光太宗。寬宏慈惠之政。猶存人心。目驟見明祖之殘虐。心大憤不服。將掉頭。渙然去之。明祖將誰與保。無疆之業耶。清興二百禩。不知其亡。果在何時。其或為我虜。所吞滅。固無足道者。若右中州英雄。激起而逐之者。借令其人之英略。如明祖。然民之愛戴。斷不能得明祖之彷彿。何也。清初諸主。雜流於峻暴。而較諸明祖。邈乎不侔。株連之獄。文字之禍。猜忌之防。誣虐之刑。明祖雜然盛行者。幾於一洗靡遺。又時有實惠及民。以頗感戴其上。彼審觀明清二代之失得。覺虜不可深疾。而漢人不必足慕。豈復願得酷虐如明祖。

者而為之依歸耶。明祖之興，不值斯時，尤見其蓋天
幸矣。或云：林世民智樂黠，其詐滋萌，有德者未必成
治才，略優者方能救亂。漢魏而還，大都咸爾矣。獨怪
于明祖耶？曰：以固然，以無君人之德，而徒才，是逞如
劉聰、石虎、苻運、勃、高洋之倫，總得畢生，晚於篡弒，
降于子，則不得保宗祏。今明祖之殘暴，復過乎四主，
而傳祚且三百載，安得不論遭遇之幸乎？先儒中村
某曰：有明鴻業，太祖創之，成祖繼而廓之，明祚之延，
成祖之力，非太祖之功也。此論綦確。成祖亦暴厲之
主，然較太祖則大有間，彼其保全梟將，愛養勳臣，稍

有寬綽之政，至方正學十族、練子寧、山、蔓、抄之酷，則
亦由彼激之耳。昔神禹聖矣，而乃孫太康游蕩無度，
晉武賢主，唐太宗英武蓋世，而其子惠帝不辨菽麥，
高宗昏庸不君，昏荒墜丕基，殆致不祀。今太祖乃得
跨竈子，以宏乃考，未竟之緒，此又幸之至鉅者也。夫
哲主明辟，心一於仁，視奸李暴君之行事，如恐將汚
雖百方勸諭，斷不做倣。至于中主，則不免以禍福判
趨舍，予恐其見明祖之暴戾不道，倍獲桀紂，而昂然
坐享光榮，以為人主。果有才畧，雖有峻酷之誓，未必
罹災，絕不知明祖幸會時之正可，故有必亡之行，而

克免於亡後代人主無明祖之天幸而存明祖暴行
之百一究歸乎覆宗喪國而已

第百四十九

論方今列侯間有冰炭背戾者緩急無可賴
當各自驩然釋怨以奉上至其甚者當幕命
令雍睦

方今三百列侯相與一心翼戴蓮幕而其中乃有
兩情背戾如水炭之反者甚且有隣邦接壤同管防
邊之任而其怨如質首之仇若妨政戎治之大者加
之異日变故之際其禍將有不可測者以實國家至

急之務而下之人未始論鎮遏之術上之人未嘗思
區處之方略奚其可也夫封建之世諸侯驩然和衷
以尊事乎上各展心力以供主用是以王事靡盬百
度修舉若使一有乖離不和之國則君事必有所窒
碍而國勢必致艱危不寧矧乃兩國相怨懷大仇之
念乎昔晉帥乘和而孟獻子泚其必勝曹景宗常歡
並將救鍾離景宗以弼曲之舊敬叡二將恨心大摧
破魏師張遼李典共守合肥灑然解仇兵力出戰而
吳軍大崩潰而伐戴之敗由宋衛蔡之和和鄆陵之
奔北奉於二卿之相惡凡事和悅則濟睽異則壞墮

者今古歷久皆是也而封建之治關係最鉅傳云百
豆之喪至死不曠言封建之代夾輔者衆而自然安
固也百豆之喪試析其二二豆其他之亦必不得安
帖一二諸侯爭爭不輯睦視之類小事而自餘諸侯
亦必有因以致傾側不穩者更遭意外之變其貽毒
國家奚可勝述不可不審慮也或云諸侯之迭相比
周匪幕府之利彼爭離阻隔此不相下而吾有以
調燮之則操縱之柄在我故諸侯之不雍睦幕朝
之所大欲也豐太尚之征韓也明知加藤清正小西
行長有隙命俱為先鋒帥使之激突奮躍競樹勳烈

不以萌怠弛以豐太尚馭將之大權幕朝之待諸
侯亦猶豐公之志也陋甚哉論幕朝仁明正大靡
右側頗豈效豐太尚之權詎耶且豐公使二將之前
軍而迭如水火彼有經畫我力阻壞之我將設施輒
為彼所妨害以豐公之雄將卒之精銳竟不得使征
韓之師如雷厲風行之快亦由二將之不暇又且法
守或又云方今列侯之迭相仇未有無故而措怨者
也其祖先或罹債軍截將之辱或蒙削奪疆場之禍
悲憤次骨克不忘祖先之怨即仁人孝子之志行詎
得而間焉曰夫立論之方貴識心洞理拘滯守株之

見不立用也擾攘之世處邦角立爭地闕力固所不免既已爭鬪必一勝而一歟亦無足怪而國之大者其摧敵存地必為更勦苟憤軍削地即以為恨則大國之君當盡目以然府可守真人起而海寓為一敷建橐之治于万方更始凡列於諸侯咸當除舊惡相典和同無詞以翼戴幕府斯得奉上之常若乃迄于今日猶然藏怨蓄忿放忍人如婦之行可耻之尤者也九龜侯于柳川侯交惡道上典之遇則昇夫高擡其輿而疾馳如值喪車死囚然蓋九龜侯之先守大津為柳川侯祖立齋所力攻而城陷遂喪舊封故

然通年九龜有司悟其不合時宜建議釐政服部南郭曰初肥後侯細川氏筑前侯黑田氏在大坂之彼有相惡遂交相絕世不交好守山侯源賴賢嘗為之憂欲成其平謂彼以曰天下治安如斯家久不遺誓命奉上久矣况兩國存等典在方嶽之列而至今不修會紀何以見事上之效乎西氏喜謝聽公始乃通和交請公即宴以固其好以等咸達人情時執之宜者也願令列侯之相惡者無數非一久可待其自悔悟其怨惡深重者又非下人忠告所克釋今幕朝信之以綏懷万国咸足以懾服百辟幕余訓喻使

灼然洞知奉上之大義則二百載積愆可以渙乎水
解廓爾烟銷在翻覆手之間耳漢寇恂賈復有隙恂
引見後先在坐欲起相避光武曰今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
結友而去此實後代之所當恪遵而尤今日之至要
務也

第百五十

論愚之極似智不肖之甚類賢後主實愚不
肖之至先儒論其賢於太甲成王優於有桓
似不判皂白源白石椽織田信雄辭檄封失

愚之極也似智不肖之甚也疑於賢今夫急難暴禍

之至瞻智之士胸有救序之成策夷然不動人之俗
儼不慧瞻落神迷袖手無一策居之恬然其外貌相
類安得與智士駭稱乎罹大何之譴褫祿而墮家聲
哲人仁者知命安遇不以戚以乎中冬烘襍穢之輩
不知羞耻為何物醜然安處而不憂惕其舉動稍近
將得此儼哲人仁者乎先儒有云太甲不惠于河衡
而後主未嘗以弗武侯之言成王有疑於周公而後
主武侯君臣雖然靡佞是賢於太甲成王也袁枚曰

李密謂後主可比苻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
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
孔明之賢之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即
為湯用太公即為文王矣何區區以苻桓而震之後主
不特比苻桓且勝苻桓以多內竈管仲不能裁後
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閑
方桓公不能從孔明死勸用蔣琬費禕董允後主能
從之其不顛覆典刑也賢于太甲其不迷流言也
賢于成王其不改父之臣于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可
以謬論先儒早已肇其端至枚更加詳悉真可一觀

也已夫為人主而妄猜疑群下君德之大類也顧人
主疑其臣决非從然或非諸臣確執之議失當或慮
權相橫奪太阿之柄或欲張主獨見以排群策至方
寸昏以不判皂白之從則并無所事疑矣後主之克
崇信武侯豈能洞知武侯之忠賢信可託國先主所
遺囑以秉政枋故仍而任之因循偷苟以送歲月後
主亦幸得武侯之大賢耳設使之得孔丘以為輔相
亦必委心聽用如遇武侯然則陵逼篡奪之禍立臻
吁亦危矣後來趙主慕容暉之昏庸猶夫後主慕容
恪之才德為武侯亞匹恪受遺據軸暉信任無貳爾

時兵強地廣，隣敵震懼，恪死評用，總閱歲而國忽諸
斯其成敗之跡，酷類蜀漢。以武侯沒後，蔣董相繼
秉鈞，猶能支持三十餘載，大勝於燕，此非後主賢於
暉，後主之怡悅，豈能辨玩，禘才且賢宰輔之所遺囑，
漫然從之，而自然得賢，異日以其信武侯者，竈信黃
皓，而因卒斬，其亡不至如燕之，不旋踵者，真偶然之
幸耳。漢晉春秋有云：司馬文王上後主宴，為之作故
蜀伎，旁人皆感愴，而後主喜咲自若。文謂王賈允曰：
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
况姜維乎？又云：文王問後主曰：願思蜀否？後主曰：以

涸泉不思蜀，卻正聞之，求見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
先王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會王後問，
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耶？後主驚視曰：誠如尊
命。觀以數語，後主癡呆之狀，灼然在目，蓋亦不能名
六畜，何蛙鳴官私，欲給廩之類，今乃窮以晚古之哲
王，彼將以古之哲王為土偶木梗論者之謬，至以已
亦殆為不判菽麥之人矣。豐太閤移封織田，常真於
關左八州，常真方命，遂被奪封，輜軒畢生，衆咸訕咲
之，而源白石獨取之，夫義烈之士，不挫於方衆之主，
不牽於大國之賞，有斯定見，而敢抗拒太閤，自足稱

常真則不然其為人蚩以茫不辨東西嘗得烈祖
援摧破太閤大師而却之又不能堅其約不告烈
祖而借于太閤媾和其翻覆無持操僕豎所耻與
既喪封又復親媚于太閤狎昵誣笑與辟辟為伍胸
中始無羞惡之心可見向之辭物封特小人懷土之
私情矣如順太閤者遷於東永保宗社血食斯亦智
士之舉也計不出乎此片言拂戾立見奪國愚孰出
其右白石稱之抑亦先儒推崇後主僻拗之見耳夫
知人則哲帝堯且難之人固不易知凡人亦未易候
羸以警信陵君亦謂其城府深阻有所矜持者耳如

後主常真之昏佞表裏同一致夫人可晰矣容疑而
先儒或惑亦可憐矣嗟夫彼止於弄筆墨以評騭古
人為害無幾不幸使之必知美之任以斯不明之資
施於經綸必將陞遷而黜明仔杰俊而推庸劣予未
知寓內禍亂奚所底止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侗庵新論卷之十六

六等第百五十一

論天地間有君子必有小人君子在上當先
議養小人之方宋賢必欲務別白君子小人
而殄絕小人所以招禍敗

有芝草必有稂莠蓬蒿有鸞鳳鴻鵠則有鴟梟為圃
畦者能使遍地殖芝草而殲除稂莠蓬蒿乎若朕鳥
獸者能使鸞鳳鴻鵠翔舞而間而鴟梟無遺育乎予
知其術不然也世之有小人亦類此夫朝野盡君子

而無一小人參其間豈非人之上願願執必不能尔
則在上者當盡養小人之術矣抑小人中又自分等
差若夫凶險回過貽害君民者斬戮之可也竊諸四
裔可也至辰煥無立橫悍凌物之輩則雖可賤惡而
猶有誘迪之道寧可繫禽狎而管刈之乎古昔世王
之於小人也愛而懷之威而抑之使之知慙且感是
以嚮善蓋養小人之道行而小人之化君子者已過
大半矣隋裴矩事煬帝為說隨逢惡之臣入唐蒙太
宗之化當官力爭頓著譽謬之節北齊高阿那肱為
誤國之任人頭祖以威力駕制之則克樹龜歛之熱

茲因自尔矧未至以者乎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小人止曰革面則心術可知苟聽順上命不至梗政
化則先王寬舍之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語行
師之要也而特小人亦不外此尺痛罰其首帥則自
餘醜類喘怖修飾不敢行匪棄矣勞一以誅鋤耶大
學有明以德於天下之訓孟子有人皆可以為堯舜
之說拘儒泥成說以為聖王馭世民風維新比屋可
封無復一小人天下殆斯至治洵為盛事然雜衆聖
人十百而理決不能進乎茲唐堯為聖之盛也而赫
以臣隣乃有四凶在下之惡任不可為之量數朱均

親堯舜之胤子而冀頑若此。奚遑論其他。何代無小人。小人又不止於億萬。苟能畏威重法。不敢陸梁。害治。斯為邗隆之代耳。予於是子有深憾於宋賢之昧治體焉。宋人必諫職。必以別白君子小人為先。陞任宰輔。即以謹儆小人為要務。判君子小人如冰炭。淫謂之辨。不求植黨而黨自分。彼以一網打盡為竄逐君子之上策。我以一網打盡之計。困蹙小人。君子小人相距不能以寸也。已。宋宰執獨韓魏公似克洞照斯弊。他若范希文歐陽永叔司馬君實之賢。猶未免此愆。可慨。舜之朝廷水火急爭。則致國步艱危。弗寧。

諸賢安得辭其尤乎。漢何進子袁紹謀欲盡誅奄宦。曹操聞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欲盡誅之事。必宜露進果敗。操雖曰英雄。其識自老。或可取。宋神宗殂。程明道曰。司馬君實呂晦林為相。當上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元豐大臣皆嗜利。天子使自變其已。其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既而果驗。信為格論。或云。元祐之季。群小喪職。嗚呼。搖撼在位。明相畏之。欲位調停之說。蘓轍諫而止。無幾。稍恭用君子小人。而君子頓存。遠明道之論。亦難信。依曰。此自在。

其人耳。馭小人与畏小人不同。畏小人者，策於小人之聲，執欲混用賢，以消其怨氣，餽膳縮糶，與有為馭小人者，能洞悉小人之情狀，馭制殆如牛馬，彼方仰我鼻息，烏敢与我抗。然此在宋代，唯韓忠獻程純公或優為之，非諸賢所克辨也。聖人有云：唯女子与小人为難養也。述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以聖人昭示，或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為怨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夫小人与女子，鈞屬陰類，古來馭之皆指真小人，解為僕隸下人。

頗駭人僕隸自有鬻直者，不必云難養。小人非專指充徒，朱子思之甚，遂至於錯解聖經，以自十慮之一愆，然亦可以見宋賢之風習矣。

第百五十二

論魯仲連片言折帝秦之說，洵為偉功，而不受千金之賞，遂辭平原君去，終身不復見，為

器之小

秦昭王既坑趙卒四十萬，遂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欲尊秦王為帝。魯仲連片言折之，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信陵君奪晉鄙軍以救趙。

敗秦軍秦軍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仲連公辭使
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公酣起前以千金為
壽仲連咲曰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高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
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溫公深存秦軍為却五
十里之言出於策士之口而非其真以固然顧爾時
仲連痛排帝秦之說義聲夷乎四方足以挫暴秦之
威而鼓勵六國之暮氣他日信陵大敗秦師解邯鄲
圍仲連典有功新垣衍所以稱為天下士也獨其望
公然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者覺其識有所未

達襟度有所未宏潤世多高其潔峻之行非格論也
夫天下之大在人未始有分外事其為一世濟大艱
鎮巨變莫非已之職是以自古聖賢豪傑奏格天之
勲就再造宗稷之績而未嘗少有自矜自大之意知
其成已分之所當為也秦師大敗趙長平乘勝圍其
都趙發亡信陵君來救大破秦軍以存趙功烈之偉
為何如趙欲封公子以五城而竟宴不忍言封邑事
以公子謙卑之甚也曹彬為宋元帥伐南唐夷數十
載之逋寇洵為茂績而未始矜伐顏狀如平素歸京
止曰赴江南幹當公事回二子德度之宏可想也今

仲連之功亦不為細顧較諸信陵曹彬則大遜乃身
以自以為無可尚趙難既夷畢生不復見平原君何
其矜高之甚也人之施賞也予不予在彼受不受在
我唐堯踐初服之尊不能禪許由以天下漢光武威
德漸被四海不得屈嚴子陵為三公矧區區平原君
之賜乎今乃皎皎焉露不肩受之節以自標異亦其
矜能施勞之心充溢乎中不能自遣也孟叟所謂憚
以小丈夫祗指以輦耳且也天下盤錯難處之事不
止于一子再今日目前之患幸得惜臧安保其續起
之禍不復萌乎異時耶隲格之旁曲木四集造父之

門多躑躅之馬瓌材之士衆所待以解紛救世若天
下之禍釁無涯垠則人之賴瓌材之士無有底極乃
一拯禍難之後翩然掉頭去之翫光絕跡不知所知
往則衆何望焉今仲連一折帝秦之謬說沒身不復
迹平原君不但自炫已功之可鄙又且漸天下事之
難注措者有一而無再甚矣其昧於事之情也漢朱
家專拯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
貴終身不見亦仲連之見也朱家游俠之倫局制詭
激之行以耀俗釣名其至以無容怪今以仲連之卓
其云為乃与朱家一塗轍然則仲連特戰國游俠之

雄而未足稱天下士者耶

第百五十三

論明建文寵信方孝孺以速敗亡而其實太祖之遺命誤之也

洪武十五年方孝孺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
举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彼為
仇家所連逮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
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教授孝孺未視
文苑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建文立尊太祖遺
意擢孝孺為翰林學士庶政咸與商議雖官不極崇

顯而其實宰輔之任也予嘗論建文亡國之辰主無
足馭詰其陷建文於凶者太祖也何也孝孺學術
之遠行誼之醇粹奉朝罕匹太祖見而偉之固也顧
其人文行有餘而短於應變猶之黃霸之才為太守
則優王安石之伎倆止於翰林學士太祖乃眷以顧
念以漢高之於平勃高歡之於慕容紹宗期待之其
昧於觀人也極矣其所謂今非用孝孺時者尤屬謬
見夫人患才之不周耳苟周焉奚時之足言若夫有
時乎始可呈用是其輕材小器奚足與語大任至况
吏群有司之賤固當取其寸得偏長而用之非所論

於寄命託孤之重也昔尚父涼武王致牧野之勳後
翼成周初之盛化蕭曹房杜輔漢祖唐宗龜定祖亂
又秦一代邪隆之治斯非其明駘典故悞叔子守文
其跡不同而理竟歸乎一悞叔固重勇智而必原於
仁義守文則貴惠和而術不能廢威武太祖嗜殺慘
於桀紂其意欲已畢生逞烹醢刑之虐以芟刈
無數生靈使後人承以慈厚之政將傳祚於無窮其
狡謀亦可惡而絕不悟其窒礙不可行亦愚而已建
文仁孝有餘而果毅秦之加以太祖悞割守成殊尚
之訓於是乎確然以為守文專資於仁慈無勞威武

之助又遺拘迂如孝孺者夾輔之方盾以講周官
不急制度為務至欲行井田乎澆季百度之糾繆可
想尔時知舊稍有識者或謹言危之而哀然不悟以
迂儒翼睿主無異於塗人附危顛之兆灼然不待清
難之師也矧太祖雖駢逐胡元而遺孽猶梗邊陲鷓
張如故以成祖之雄武威懾薄海而岷福百戰梟將
且然全軍覆沒成祖知諸將不且專委親帥漠北凡
四然後虜執始衷燔然拖至英宗猶致土木之大敗
若乃以建文君臣之昏庸守之胡且敵行南征直飲
馬于江以危偏安烏可冀乎予觀太祖所為其猜忌

功臣自古無匹誅胡蓋二黨凡五萬人嗣後無故賜
馮勝傅友德等死而元功良將無子遺嘆惜宿將獨
餘耿炳文耳而洪濶不中用彼意必謂爪牙之將禦
侮折衝固不得不任寧謚之後君弱國疑存之恐萌
覬覦故寧翦薙之以除子孫憂猶之今非用孝孺時
之見絕不知意外之變無時不有愛養猛士以并之
猶恐危傾乃忍芟刈之乎迄靖難師起平行如入無
人之境職由太祖之貽謀失其方也試使靖難之變
出於異姓乎明二世而社屋矣乃資於林姪之競取
而代之猶自朱氏天下以克保二百載之祚吁太祖

之垂統綦其謬而何其過之大幸也清康熙四十九
年太原總兵馬見伯請御選武經七書頒行帝曰武
經七書朕俱閱過其書甚難所言火攻水戰皆是唐
文若依其言行之漸無勝理且有符咒占驗風雲等
說適足啓小人邪心今日若欲另纂一書而以此時又
非修武書之時李光地奏云今習武者讀左傳即佳
帝曰左傳浮誇昔人嘗議之不若于武經書內分別
出題並以論語孟子一併出題也聖祖揭七書之短
稍中窳弊而非今修武書時之論則格說之尤者也
志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編

撰武書矣可確定其時詩云迄天之未隕而徹彼來
土網罟牖戶今國家之清晏無事正是修武書之時
也聖祖必欲待于文動勅之日然後編武書乎迂亦
甚矣明祖清主仁暴不同而其言之件出一塗輒故
並舉而是正之

第百五十四

論內憂外患相為表裏故一時並至其害方
大防遏之術當務尽其宜

自古內憂之與外患常相為感應表裏內憂不萌則
外患未必煽而熾外患不蕩則內憂不至於魚爛土

崩未有內憂外患一時並至而能免宗祏之傾危者
也晉八王之亂同姓尋戈迭相魚肉喋血於輦轂蒼
黎塗炭劉石伺釁而奮遂倫陷二京而俘兩帝元魏
之將李六鎮反畔葛榮鮮于修禮輩跨右州郡孰不
可掇爾朱榮得可乘之會發兵內訌沈幼主牙屠
傷百官二千餘人滿崛起于東陬克遼瀋諸城覆師
數十萬明罄海內之力以禦之中州空虛圍獻衛行
莫之抗將帥困於奔命而明祀斬矣內外之禍交煽
未殆必至此吁可懼已今夫勅敵相當慶戰方酣忽
有覆矣突起左右悍然衝擊或有救者發於軍中直

及又內指，雖有良將，臬帥逼之，鮮不敗衄。內憂外患，之襍然並臻，予之同一理，安得不履亡乎？是以古之英辟良弼，居恒敷政，極其縝密，靡有滲漏，不幸遭外患，則兢以喘，以盡其防遏之方，又且潛思審度，炳照事之效務，絕內憂於未兆，其遣內憂也，注措之周，亦準以故內憂外患，無一時並至之理，即並至，亦自不至於債事殃民，害蔓宗社。若乃昏主庸相，則智短而識淺，所見與此全反，爰作而後加諸慮，禍滋而始設之防，所以致內憂外患，潰決橫流，兩無所底止也。如明季莊烈，亦自勵精有為之主也，即位之初，便苦滿

虜陸梁，亦為所遣之不幸，於是乎出死力以拒遏東陲，添兵轉餉，陸續無休，已盡股民膏血，以充之，民不堪其困，而圍猷之賊起，乃又由此，謀求益慘，操切愈酷，措畫刺繆，無一中綮，竅山西諸將，勦賊氛，成勲而忽，秘之東伐，侯東群帥，禦虜將奏捷，而驟命之西討，竭蹶喘汗，不得以越喝，滿子圍猷，風馬不及，而東西夾攻，前後策應，殆如相與約契，刻期以殲虜中州者，明人坐享其困，獎於剿，致圍賊乘勝深入，明民忽諸社屋，以莊烈之有志於中興，而經綸失當，乃至於斯，矧伏惰偷安之庸主乎？夫救內憂而靖外患，術固非

一端而其要不外於懷庶民庸衆墮任良將三事也
務晰民隱施惠祛害使黔赤無繇毫渙散之心登峻
良以布于庶職使百度修舉靡以遺闕擇能羅之材
於平素令必爪牙之任得以逞陷陞摧強之能果克
若以內憂外患之偏至固可保其無虞即一時樊然
並作亦漸不至於顛國家喪宗稷若乃不洞斯理而
徒急於拯目前之危勿慮忙迫區區處每厥宜必致
憂害日慘一日如火熾水決然亦晉魏明季之續耳
惟然古之亡國者皆內憂外懼紛然並興而後釀治
天之禍亦有不易為之所者若乃宋則宗社晏然民

心未年離宜政靖康雖多秕政而非有安史之咆勃
赤眉黃巾之猖獗乃金源入寇水穀電散下四京繫
縛二帝易於拉朽禦杖之垂其宜謀國之極其不感
宋君相智計之藹芬且出晉魏晚明下可憫哉

第百五十五

論孔子聖武王特周人推崇本朝之義又其
以子文王周公之例故得鈞稱聖要之其德
有歎乎聖

天下固有才未甚高德未必優而灼然冒取海寓盛
名以非獨中人上下有斯事邈而上至于聖賢亦間

有類此者然其端必有其所由兆其源必有其所由啓非
偶然不可不諦察也孔夫子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又曰武王
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又曰武王曰朕有亂臣十人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又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謹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絕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直以武紹堯舜之盛其推
崇極矣疑孔子固列武王於群聖而無愧辭也孔夫
子又嘗曰韶盡美矣又善盡矣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論二王之樂云尔然傳有之聽其樂而知其德論
臬之優劣即辨德之高下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三以天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文王泰伯以臣節畢一生不敢
伐高与武王殊趣而聖人慕贊揚之其不滿乎武王
也的矣又曰伯夷於古之賢人也求仁得仁又誰
怨夷非武王伐高至隱首陽山寧忍飢餓沒身不
食周祿而孔子褒許至矣其不歸武王之意可見矣
顧孔子之於武王揚其德業之懿則炳煥焉奕輝映
日星及評隲其短則或借臬以推其德之實或舉他

人之羨以形其所歎微顯黼黻令人臆測而得之蓋
武王於孔子為本朝闡叔之先王不可無掩諱又不
得不頌揚以非出於阿私詢人臣情理之至當也魏
晉而降於本朝肇業之主所謂太祖太宗者極口嗟
羨如恐不逮即間有踰閑之行大累盛德亦必多方
蔽遮令不宣露以自臣子常分雖今古聖凡復尔不
同而其不獲已之情則一也予意武王以文王為父
周公為弟皆聖之盛也武王幸而外子二聖之間遂
繫稱以聖固原於周人崇先王之見而世人仍故踵
習至万口同辭牢不可拔後代稱守文之羨必並舉

文景而景之誓忍猜薄斷非文之匹特以其屬父子
故得膺斯目蘓欒城文冗雜脫靡殊忝大家乃以其
出于一家也遂躋叔父兄號為三蘓武王之於文周
駘稱聖教亦猶是也惟其孔子之推崇武王其論明
透易見而貶抑之言婉折紆餘其旨難可窺是以千
古學者不能察聖意之所注以聖人一時之廢予為
確定之見究與流俗同歸亦可鄙矣抑古未存武王
者必首挾其伐紂之罪以固然而實非所以尤武王
也吾邦万代一姓極天罔替湯武之舉固非所論西
土則黃帝之神聖既征炎帝而代之以至堯舜禹之

禪湯之放。屢經易姓之變。非昉于武王。予故不專咎武王之誅伐。而獨病誅伐未盡其方耳。高紂溢暴毒痛衆。武王拯民於水火。代之為主。宜應翕然欣戴。無異志。乃繹騷不寧。至屢煩誨告之諄。閱累十載。然後方定。翻不如漢唐之民。悅服勿貳。以可以見武王之京矣。且桀之惡。不年於紂。湯放之南巢。而夏民帖然。不少怨恚。又其惟有慙德。聖敬日罔。亡論武王迴避堯舜。其於湯且遜乎。不及烏得稱以聖耶。或曰。武王非聖人論。蘓子瞻首唱之。衆譏其卑。盤迄今。齒冷。子亦襲其謬耶。曰。子瞻之論。固多紕繆。而斯論

則稍為破的。安可輕行棄。顧其錯信武王黃鉞斬紂之說。妄以荀文若為聖人之徒。且論多所未周。亟。故予不得不繼而闡明也。雖然。以堯舜為父。而朱均之不肖。益顯。以舜為兄。而象之惡。竟更甚。苟德之不類。迨聖哲。而滋露其醜。猶之淫之接。渭。蒹葭之倚玉。然今武王在文周之間。遂至並稱。無異議。可見其德固有近似者。然則武王雖未足稱聖。寧至不得為一代大賢耶。

第百五十六

論南齊主蕭鸞以隆昌事戒嗣子先人行誅

清主世踵襲斯術實慘虐之極

南齊主蕭寶將殂以隆昌事戒東昏曰作事不可在人後蓋鬱林惡鸞欲殺之持疑不測以及于禍故以為戒東昏恪遵庭訓與近臣謀屢誅大臣咸奏於倉卒不以顧忌於是大臣人必莫能自保以東昏之庸狂騷之極乃能殄戮徐暄沈文季陳顛達崔慧景蕭懿諸才望煇赫之大臣而莫不如意固亦家訓之大效也然至于蕭衍而窮矣東昏欲先行而行檢智百倍乎東昏翻為其所先遂底覆敗固其常也然予諱觀清主之云為亦大似鸞之術矣夫天下之極可憫

蓋莫慘於亡國之降王彼其生為萬衆之主極其尊榮一旦運移國斬僕然為累囚行路所為心惻是以古來於降王類保全之北虜天資驚忍果於殺而遼耶律德光虜晉出帝殺而不殺金完顏晟俘宋徽欽二帝遼天祚不止不誅且使之晏然享公侯之貴元為最慘虐而生禽宋恭宗猶能容其苟活洎現金龍之瑞方始有除之之謀皆未始無一片惻怛之心也降於清則劃然迥別其於宋氏餘燼獲一帝則斧鉞立施一帝降則輒加刀鋸不使馭級斯須死其他諸王之就禽斧皆駢首斬不容一塊肉僅存其意以

為吾威德不足以懷服明人凡動易生譁騷斯朱
氏種類倘存活之必有扶以圖興復者故先事誅鋤
以絕釁端其心亦猶蕭鸞之遺命抑亦狡矣然惟慮
異日之蠢動而自過絕其不忍之良心亦可醜也彼
宋世宗高宗屢芟夷大臣咸衆其罪讐之未甚顯彰
亟梓而戮之清主世宗太阿威無旁落作事差在人
後大臣豈能為變乃全然襲蕭鸞故智離出於過慮
亦根於心之不仁而高宗之殲準夷最其甚者也準
噶爾之季阿睦爾撒納導清兵以滅已國阿賊素凶
狡準噶爾既亡再煽衆作亂殺大將班第副將鄂容

安高宗莽怒發大師以平殄之既而以為準夷獷獮
思亂非一大創必不畏伏予我再大舉悉殲準夷百
萬口繼而癘疫大行民人夫札數千里中蕭條無復
居人夫罪有魁首有脅從阿賊固反覆之尤渠願其
不效謀者不過數十輩甄別剖朽頭髑之以警其餘
可也矣至於棄一曙之怒舉百万生靈膏之鋒鋌耶
慘虐至以絺苧而還野未嘗聞孟子所謂率獸食人
率土地而食人肉較以其罪為尚微也古之哲王不
貪民不利土地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準夷徼外
復懸之區其失得未始繫中國之盛衰即內知施寬

惠必離此不為我有亦當棄而不顧惜矧阿賊敗竄
之後苟戮數十人可以立致救寧耶高宗之廢準夷
其遺民送逸入俄羅斯哈薩克等國者不數彼皆怨清
次骨有時日害喪之心又播清之酷虐於外國使之
深歆悅之心近歲英機黎入寇清兵連禍纏迄今滋
甚未必不由高宗之濫救助敵聲執也如高宗之慘
忍不道詎可與詔仁恩即姑以利害論又奚勞斯殺
人盈野之舉耶清主世久作事不在人後之意殆如
童規而疊矩然予意必有一編庭訓之書以垂子
孫如蕭鸞臨沒之言而其書靳秘未傳也唐僧一行

以為綦之勝敗訣在一先矢志云先人有奪人之志
綦惟爭輸贏其貴詭道取勝固宜如此世乃有以對
奕行師之術用之交友泄民之際者抑亦薄之至也
噫

第百五十七

論瞿式耜何騰蛟居空城坐而待死以致將
卒解體敵執益張未為忠之至楠公湊川之
死亦失之早

瞿式耜之在桂林也清兵深入諸將或降或逃城中
空無一卒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總兵戚良勳操

二騎至，請乘之速去。弗許曰：「爾去則去，我去不過多活幾日。自古至今，誰不死者？」坐而待斃。為孔有德所殺。何騰蛟至湘潭，將卒星散，湘潭為空城。騰蛟入居之，晏坐而待大矢。逼長沙，知其居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遂擁以出。至長沙，見毅瞿何二子，明季蓋臣之焯灼者也。其位容堵猷，尤為人之所難企。予猶恨其果於舍生，有所未盡也。自古忠臣以身許國，固無涖難縮避之理。然亦當審覈時勢而處之，必也事關乎宗社乎家國，民人萬不得已，然後授命，不可漫爾徒死。故曰：士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顧况

散之吏，趨走之卒，其生死初不足為時輕重，死而傷勇不必尤，至輔弼總督之任，則聲望重而關係大，寧可輕以效經溝瀆之匹夫耶？瞿何二子固皆輔重臣，加旃全封疆，却勅敵，勲烈荒煇，衆攸歸重。爾時桂衡湘潭，雖仍輿尸，而西南一隅猶自儼存。城鎮林立，清未始一舉逞志。二子乃不堪憐之志，輕以七尺殉之。於是乎諸將解體，士氣消燼，如慕容垂出奔而燕亡，斛律明月誅而齊不支，良可惜也。宋李文陸張三臣之忠純節烈，世所崇信，而胥未始汲以身死。文為敵所俘，陵逼交至，方始就戮。陸軍潰，抱帝昺，英倫於

海張至幼主溺之，後猶圖興復，遭颶風船覆而死。皆
間關拮据，圖挽回宗社，方方不效。然後昂命，蓋若以
方為無遺憾耳。強虜內侮，吾惟當糾率師旅，運必勝
之策，以與之抗。奚可輕以身予敵？二子為明大臣，國
未全泯，主方在難，不思收餘燼，以度幾帳，復乃昂陞
空城中，而待戮，不啻委肉當餓虎之蹊，挫六軍之氣，
而倍悍虜之威。有邱山之損，而靡絲髮之補。聖人蒞
不取，是矯激之行也。且永曆倚賴瞿何如？左右手憂
患安樂，相與共之，乃愆然舍之而亟就死，使吾君日
益危逼，又仁人之所不忍也。試以尔日大執論之，天

下有必亡之狀，如古賢所云：大厦將顛，非一繩之所
克維者。二子蓋謂永曆辰暎靡立，長絕中興之望，勅
敵日逼，亡期在迩。彼固云：不過多活幾日，不如亟取
死之快，亦自有理。然猶未罄時措之宜，清鋒固難可
擢，明亡良無可力挽。雖然，異日李定國克桂林，誅孔
有德，以復瞿式耜之仇，又摧清矢於衡州，踣敬謹親
王頤，有興復之執。會孫李內自隙，遂致土崩耳。向使
瞿何二子早定國，中外協力肩拳，或能却虜千里外，
不可知。即中興未易企，亦可使永曆如先主據蜀，延
三四十年的祚。劉崇王河東，救世然後亡，其勲績寧

不佛歟。我楠廷尉精忠大義貫于日月，行師之數戰之瞿何二子殆且十倍，乃至湊川之役，躬將七百騎誓不生還，卒死于敵，以致將卒解體，猶賊增鳩張之執，天子罹播越之禍。論者不無遺憾，管利常聞人贊楠公賢曰：其器小，不足以濟天下之用，蓋存其戰死太早，祇速王室之不振也。楠公之謬，即二子之誓也。晉沈勃耻父陷於逆黨，請守洛陽，以元燕城敗夷然不屈，為敵所傷，金移刺蒲阿軍破，為元所擒，說之降，往復數百言，終不聽，唯曰：吾封疆之臣，當死封疆，遂見殺。二將別無活路，其死洵屬至當，知二將之不得

不死，則滋見二子之不必死矣。

第百五十八

論朱之瑜極詆清之罪惡，雖發於家國之憤，而失當殊甚。清雖治尚峻暴，而民心欣戴，屬強未艾，國執迴勝於明。之瑜之言不一驗，亦見其短於智。

人情愛信其人，則揭其美，白其所長，殆如國家之大務，倚辦必濟者，有怨隙於其人，則振暴其短，能存其玷，類亡國債事之罪，舉而歸于一人，此亦人之恒情。然在乎庸衆固應不免，以謬號稱賢，詰而猶墮斯失。

耻之尤者也傳曰惟仁者善好人善惡人好而知其
惡人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允哉言舜水朱之瑜明
季避乱未歸家國之憤於予中平素立論慨慷骯髒
什滿清之轡而議明祚之可復不自覺言之過中然
其舛舛刺綉全顛倒時執則予所不感也之瑜之言
曰萬一忽有紀律之師乘間而起已弊之虜如何可
支惟有長駝渡江而已雖有節二省公忠愛民然一
木難支地厚又曰瑜謂虜國日困一日虜糧日竭一
日虜兵日少一日虜執日衰一日虜民日苦一日虜
民日離一日萬以不可復振蓋謂此也逆虜不北道

不久必有蓄之者以出燕遼陝之虜執已盡在目中
矣又舉天變為證曰以天時人事會之虜之敗亡必
矣且祖宗功德在人以不忍背逆虜事以不及蒙古
且壞地褊淺海西毛憐魚皮窮寇中國即不窮追其
滅亡可翹足而待又枚數虜沿海防邊養兵藏匿接
濟之害仕官配發上陽堡寧古塔之害等十條以詆
斥清虐政且曰其餘奸淫萬狀糾紛百端又其罪之
最重者又建痍虜之策曰解其倒懸登之社席逆虜
雖發神謀秘策亦無所再施况黔驢之技久窮山鬼
之術盡露全為百姓勘破毫無足懼故知一敗塗地

必不可支也今百姓之被虜更十倍於前日之被明而民心之思明更百倍於前日之望虜果能以仁義之師過之枕席之上而又雷厲風行譬則鼓洪爐以燎毛決衝波而漂炭咄嗟而解耳如之瑜之言則明季灼然有恢復之機而清必亡之兆瞭焉在目而其言孰肯遵信之清君臣於勝國決非訐短頗甚猶夫漢唐人之於秦隋實出于偏私難以為據試澄心夷氣以較二代之優劣而有以折明之過不如清矣明太祖猜忌次骨殄殲功臣如刈菅艾然誅胡惟庸藍玉二臣已夷滅其黨四五万人成祖屠建文忠臣每

傷一人坐逮死者輒數百人嗣後世踵行斯惡而清未有斯失明代屢有文臣枋國之禍愾國之始胡惟庸殆成弒逆之謀他如紀綱萬安嚴嵩世蕃周延儒溫體仁之輩及鋤忠賢毒痛寓縣剝喪國家元氣不歟而清未聞有以害奄寺之亂永梟而降無世無之王振曹吉祥汪直錢鉞劉瑾之倫既傾危宗社至于魏忠賢終惡滔天生誅自由弄一人牙股掌中馴致明社屋之變而清絕無斯弊明世有我虜之患癸亥抗拒敗衄居大洋清則捷伐四夷莫不奏捷威懾乎遐荒明雖曰天下統一而北失朵顏三衛河套陷於

虜北京之地咫尺即為韃地幅員不甚大清則噶
不丹勒準噶爾蕩臺灣珍函金川龜衛藏封域之大
較諸明不啻倍斯其事之鉅者而細者不必言至明
季之秕政虐刑則又不遑縷舉也清聖祖曰嘗聞明
宮掖中人數甚多往往饑寒不恤鞭笞無度因而致
斃者亦甚衆小有宮建動費鉅萬以本朝各宮計之
尚不及當時妃嬪一宮所用之數本朝自入関定鼎
以來外廷軍國之費與明代略相髣髴至宮中服用
則三十六年之間而不及當時一年所用之數蓋深
念民力難艱國儲至重鑒彼侈靡之失弘昭敷樸之

風古人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常思此
言而不敢過也此乃明清隆替之所由判也夫明代
宮掖一歲所用乃過清三十六載之經費良可怪駭
吾意夏殷瑤臺瓊宮之驕侈不至此也獨恨清之南
伐屠城剽敵極其慘酷似不如明二祖之行師蓋明
人雖匹弱不武而深疾清之膾腥異類不甘為之臣
僕清原韃種暴戾固其天性兩相拂激遂至殺人如
亂麻此清之大罪也然清人多智克洞民情慘殺之
餘亦能從而以恩意招撫之民心欣戴王業滋鞏固
之瑜所謂虜執日衰一日虜心日離一日者洵屬無

當之靈言據之瑜所云則清之危亡如不可支時月
者乃清例初以逐傳祚祿以二百禩而富強未有艾
之瑜之言無異於以螭蟠評龜鶴之壽也爾時明祀
云斬光復絕望之瑜不然漂蕩本邦而勤王之志之
死無渝亦可憐顧異日或者閩浙繹騷義師蠡午有
豐可乘之瑜必收袂而起彼其昧於敵情如此侮蔑
勁虜無謀盲進其大崩塗地也固矣黃道周憤諸將
之縮朒不進慨然語人曰吾祖宗三百年之德澤在
人必有響應者卒輕師勇往李世熊以書苦諫弗聽
果為凶狡弟子所誘未交鋒而為清師捕斬以之瑜

之見管恢後之任亦道周之續耳昔鄭子產作丘賦
國人謗之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
敵猶貪作法於貪敵將如之何子產又鑄刑書於高
貽書痛詆之且曰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彤聞之國將
亡必多刑其以之謂乎二子斯然以為鄭亡在邇而
國氏最先滅然鄭閱二百載而亡國氏未嘗先絕蓋
子產之智慮迥越軼二子揣執而行自中機宜未始
有虧損乎國二子卓以良大夫也右所激乎中輒吐
無當之論矧之瑜乎

論古天子諸侯皆奏臬侑食。莫後人命姬侍
歌舞以勸酒。同一豪侈之萃。雖昉三代。不可
為法。

論語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秦。四飯缺適秦。朱子曰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
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臬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
也。以一解也。荀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
豈周公錫天子臬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
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旧。以見其昔之僭耶。此一
解也。蔡虛齋曰。不言初飯者。或大師少師掌之。或當

時無其人。了或其人不在。必有掌初飯者。朱子引白
虎通似亦難。必陶起庠曰。至謂以初為亞。以三為四。
又謂或孔子正樂而去其一。或初飯大師少師掌之。
皆鑿要之。以特就辟。亂而去者。記之非樂工皆去也。
不必以無初飯為疑。陶就蔡說而稍變通之。以一解
也。三解劃然不同。而各有理義。是以迄今紛然未定。
乎一予則以為三說特拘於於未詳。莫足論而深有
憾於初斯制者之作俑也。諸侯初飯之僭。上固也。即
亞飯而下。皆奏臬以侑食。已流於侈矣。天子之尊。固
當以天下養。然王者日四食。而每食必命臬工舉臬。

何其自奉之奢也夫王公之以臬侑食者何為也特藉窈眇之音清越之聲盪滌其耳以娛其神適其情使飲啗之味甘美無涯也苟蓄快一已口腹之欲而日使效多樂工彼々乎鐘鼓琴瑟之間不可謂非奢侈之舉也天祿天位天所以厚待僑賢非可無故而予今為繼飲食之欲故設臬官令競呈其伎大非慎名器愛賢費之道也飲啖者人生日用之常苟魚菽稍備及可食之時而下筋自非篤病羸困之人槩可以甘而飽奚勞借臬之助必待臬以侑食非窮奢欲而何顏罔有云晚食以當肉人能以忍饑

然後食疏糲可以比稻梁藜藿可以勝大小牢此自然之理罔之晰理安分亦其所見之卓也觀夫王公之尊飯極其精鑿魚肉鮮新而豐腴乃未饑而進食方饜飫而加餐宜矣其不能甘而必賴臬之力也予意樂官侑食之舉必昉於三代之庸主徒備適已而漫為之漸非肇於聖王後世以其事之原於古也恪遵不敢有非向顧斯事參諸人情而不合揆諸理義而牟戾又安可遇而暖々墨守耶今代有人焉淫管荒耽蕩子無行祿豐而財饒凡百如意猶常患酒食以味於是乎命姬侍弄三絃彈棊濮如舞巧歌乎

側然後始覺飲啗之有味今王公之以臬佑食亦復
同一塗轍而人恬莫之非不知類之甚也孟子有云
盡信書不如無書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
既覺流於奢淫至於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之訖則適足以伐性但死季世淫繼之主猶
或不至茲而謂聖王建此制守周禮姻氏尊去龜鼈
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龜鼈不過鳴聒人聽初不為
物害乃別置官以毒死之何聖王之不憚煩也以等
事雖炳載礼經孰肯遵信以為則今設樂官以充佑
食之娛適又何以異於坎謬哉

第百六十

論土倉市正力薦中村忠左衛門而怨之如
初及答犯伯臬蓋勲之行皆出於要譽之私
而非正道不足鑒也

備前老臣有土倉市正若備族源光政將拜使番而
未得其人市正薦中村忠左衛門曰為人鯁正絕不
諂屈臣等舍稱別無可舉若光政大悅亟用之忠左
衛門素與市正有隙或以市正推薦顛末語忠左衛
門忠左衛門愧悔欲上市正釋職市正聞之曰因吾
君恫而推轂傷賢者為國也公也所以不容錄發偏

側也私怨則依然如故忠左衛門非識我心者也兩
夜燈評之曰如市正可謂不忝大臣之職君公則臣
以誠哉言兩夜燈之贊揚市正至矣而未知果確當
牙否也昔後漢蓋勳上蘇正和有怨梁鵠欲殺正和
勳勸止之正和未謝勳不見怨之如初議者謂其處
事之公得情之中此事酷于市正類更遯前古國
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怒其增壘培將殺之郵無
正進諫簡子說以免難之賞尹鐸初伯臬上尹鐸
有怨以其賞如伯臬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滌祿辭曰
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又有更古者說苑晉

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
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向可為守者非向臣
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咎犯曰萬子者公也怨子
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願吾射子也
市正之於三子制行如斯之直似彼其聞前修之義
而力追之耶將所見出乎一而行事自昭合也予評
察市正所為不以私憾傷公正不以愛憎倒賢不肖
固已加乎庸衆教等願論其處心則大有可議者何
也斯謂大公無私者以其原于衷曲之至誠而無所
為也一有所矜持有所粉飾業已陷於私而非公矣

而市正之所由所安竟何如也夫怨有大小淺深之
辨君父之仇兄弟之讐是怨之甚者乃全然忽忘
而薦之君父乃喪心戮倫之行市正漸不至以此可知
其所謂怨者特嗜尚之殊方語言之忤意以成讐却
後來可以立永釋者且彼幡然悔從前構怨之非欲
安親善可以見怨之非大亦其良心萌動之端而吾
乃肆之為藏怒修怨已則甘蹈盜非之失自陷於小
人施於彼則杜其遷善之路使不得復為君子為讐
非小也揣市正等之意不過欲炫公直之行博無私
之義名而先犯拂情違道之失私之尤者也事親之

孝止於承顏養志乃以其不足耀俗也變而流於割
股埋子之失涉世之方貴於知而不流乃以其未足
釣聲譽也矯而挾荷篠躄河離母之行市正等之吊
詭亦猶以耳然市正及蓋勳伯臬維庚守中猶未至
大聳動視聽答犯則痛責子羔來謝至欲關弓射之
洵厲行怪之尤但答犯通明應不至以此殆有東野人
之傳偽者也自古固多始有隙而終驩合者戰國有
廉葡漢有寇賈唐有李郭寇賈西虎之爭天子親為
溫言解釋在人臣義不得不帖服於執為最易廉頗
憤藺相如一旦以口舌位列上卿親任在已右欲折

辱之相如委曲回避不少與較遂變為刎頸至交斯
其解仇之功應歸相如而頗推剛為柔之美亦可尚
郭李二將始相惡不與交言迄安祿山構逆郭子儀
代安思順將朔方軍光弼自歸死子儀執手涕泣勉
以忠義分統其師以來伐同心協力再造唐室為最
俊偉之數子者其始之迭嫌猜也如陰雲回合驟雨
四至洎怨仇全解兩相契合如長夜之候旦日月之
蝕而頓復高朗照徹與復纖器較諸市正等不其復
絕歟唐應德駁蓋勳之奉曰以必違情求治者怨有
可解何妨一見釋之知必不可解則思報之矣報之

如何不過欲殺之也人殺之而我無與焉則得其正
矣彼何可止之止之則不欲殺之不欲殺之必其怨
之不深也怨之深而留我首以自伐是不智也怨之
不深彼來謝而卻之是增之怨也以解亦痛透然猶
未中其窾彼標詭激之行動出衆慮衷非可以常情
律呂不常日子楚曰以奇貨可居蓋勳之於蕪正和
特藉以為騰譽之資其非留為我首固也又未始至
增之怨彼固已悉勳之心也應德殊未洞勳之病根
也或曰志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今市正等之奉勳志符子之詆之無乃太甚乎曰

好而知其惡者好之情八九而惡之心一二惡而知
其美者好之心一二而惡之情八九如夫子榮也愚
參也魯之言好而知其惡也如存衛靈之無道而揚
其用孔圍祝鮀之功惡而知其美也斯其於善惡權
衡未始夾錙銖今如市正等其保薦似好之其怨仇
似惡之好惡攙亂身中茫靡一定之見与志所祇判
然殊塗予惡得而歸之耶

侗庵新論九

侗庵新論卷之十七

第一百六十一 甲辰

論殷代運祚之所以永者，匪尚質，六七之君，
作而在乎。成湯尚武，冠絕歷代帝王。

三代之邇隆，後世之所推崇而遵奉也。然就中卓不
可企者，獨殷而已。前後六百有餘歲，而主威不以崩
落，民情帖伏，四夷嚮化，金甌無玷，缺之慮，雖間有諸
侯，携貳，黎庶繹騷之日，而旋復奠安，洎紂之淫暴，不
道竟喪天下，然淪滅之際，七十萬衆，猶尚附麗，不離。

身衣寶玉，投火而死，慨慷悲壯，歷朝亡國之君，又未見其比也。夏禹受禪，厥孫太康，業已失國，罔六十七年，以康始以一成一旅，光復帝業，中圯之禍，迴酷於新莽，武王周之盛，不過成康四十餘稔，昭王已罹膠舟之慘，穆王之時，荒服不王，夷王下堂見諸侯，蓋僅以百年，而王室下僭於諸侯，是夏周二代，遞不及殷之盛也。更追溯夏后而前，邃古荒渺，難得詳悉，而未聞遺緒，綦久者，獨神農傳祚七十世，見于路史，而厥書謠誕，無可據信也。姬周以遷漢東西共四百載，而中有新室之變，唐二百七十禩，而清晏之日無幾，宋

三百二十年，而一統不過百六十年，明二百八十年，而禍亂數以起，是西土天地肇闢以降，了未有追塵殷高者，斯何道而能然？嗟以予今而始知之，以其克尚武也。殷之鴻業，紉於成湯，湯之言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斯語發於庸衆之口，則疑於誇張，在聖王自稱，則漸以不然。蓋就己天資之純，與學之所得而言，是為成湯之定評，成湯懿德，難可殫述，而武最為其獨得。仲虺稱湯之德曰：天錫王勇智，表正萬邦，勇智即武也。湯躬是武德，以臨照萬方，夫人孰不風動，想爾日網維整肅，矢備修葺，士氣鱣直，而英毅振武之

效焯然。惜其紀載無微。然猶可就詩書以窺其崖略。
為高書之為文。濔々灑灑。簡淨古直。聲采不足。而神
骨有餘。較諸國書之支蔓。復爾不侔。高頌之於詩。少
文而饒實。光久而氣裕。絕無妍麗之觀。比之周詩之
有粉澤。有風致。判乎殊塗。尚武之情。自呈露乎文詩
之間。予更據詩而審覈。殷之崇武。不獨祖宗為爾。其
後昆亦永不墜失也。高頌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又
曰。尚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於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
王靡弗勝。殷武即武丁也。武丁為有殷季世之主。而
武功之赫濯如此。不但武丁降乎孫子。亦能紹乃祖。

之英猷。而罔替。是殷尚武之風。六百載如一日。猗嗟
偉矣。或曰。殷人尚質。所尚得宜。故能傳統如斯之永。
非由崇武也。此說未為鑿。殷之尚質。因勝周之尚文。
然忠實文。歷代更迭。如循環者。實原於漢儒之妄臆。
非可遵據。殷之尚質。特因一代政俗大體。而定之。名
非有意於尚之。初無可否之可議。設謂殷尚質。迥迥
於周。尚文。故卜祚長。則夏尚忠。更愈於尚質。而夏之
之基業。不甚昌。可見殷祚之長。全由成湯之崇武也。
或曰。殷一代賢聖之君。六七作。遺緒將頽。而後振作
之。以致垂統之久。以自偶然之幸。非祖先貽謀之力。

也。以說似有理，而實不然。孫子之所以克致中興者，以乃祖貽謀之感也。貽謀果拙乎？孫子雖賢，亦難以冀中興矣。夫人主英武，如開創之祖，雖承積衰之後，奚難乎興復？祇以如國祖者不可復作，中主之資以圖維新，故有賴於祖宗建國之鞏固焉。殷代六七之君，豈盡魏牙不可存哉？政細儼存，國本不搖，以加整釐，立見顯效也。夫武者所以全智仁勇，君德以之存，政化以之舉，國執以之強，易之則危，禍駭臻。烈祖嘗曰：吾子孫承緒，當世以不忘武為務。本邦忘武，則外國窺本邦，支那忘武，則本邦韃靼窺支那。豐太閣

征韓之役是也。可不懼哉！大哉言，洵萬代之龜鑑也。予觀秦皇甫麇六雄，便教豪俊，隄谷城，盡銷天下矢。晉武新平吳，悉撤州郡武備，兵衛蕭然。後無勝廣一呼，劉石首領，而窳窟雲擾，旋致蕩覆。秦晉之汚，不足道已。神禹之勲德隆矣，其子啓為賢王，甘之大戰，炳載尚書，而實敗衄，自肇興之日，而兵力不競，如以予意，禹急於抑洪水，不復暇事修武也。周牧野之一捷，便放牛繼馬，倒載干戈，而貫革之射息，武王之急於偃武修文，若此，蓋未盡燕翼之宜。夏周之失，其源政在此矣。遍察歷代，諸主或全然擲武，或踈於武，或志

於武而不專，而殷獨不然。覺成湯之神智大勇冠絕
千古，而殷之所以六百載，盛強不艾者，其理固灼然
不容疑也。

第百六十二

論奢慳同一病，理固非也。然極其原則，慳蓄
根乎收刻，奢侈述於寬大，故奢侈之病可救，
慳蓄之病不可愈。

奢侈凶德也，慳蓄亦凶德也。鈞人之所不當有也。然
士族之子，奢侈者必覆其家，而慳蓄者類能保先業。
及於數世，飛大作之人，則其事情有判爾不同者焉。

漢高之尚賤也，不事家人生產，家赤貧而日從王媪
武負貫酒，唐太宗之以弱也，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
得其歡心，亦可稱奢豪之舉。願二主皆撥亂非常之
主，固當別論。下焉者如韓淮陰之葬母，擇地令有可
置萬家邑，桓溫博蒲一擲百萬，不少顧惜，裴度命皇
甫邊綴五百字文，一字酬一匹絹，此皆奢泰之行。而
三人咸大有樹立，以就勳名，而世之藏蓄，以一錢為
命者，絕未聞克建尺寸之功。此所以不免疑慳也。孔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奢之失鉅，
而慳之僇小，慳之獎汰，而奢之害滋，此亦爭執之藪。

易見者也。顧奢侈慳嗇昏根乎心。奢侈者大都志大而圖遠，膽雄而氣昌，以斯心施乎行，故往往有差強人意者。以斯心用人，必擇瑰奇技俗之才，而任之以斯心區處事務，或泣變遭亂，而克救定之，是奢侈者之心，有時乎濟大用，非謂奢侈之害不大也。慳嗇者全反是，志趣瑟縮，氣魄衰蕪，注措盡流於局促，那足以輔世匡時耶。夫千莫可以折犀象，截鐵甲，而不可用於割雞兔，駁馬健牛，克引重致千里，而拿前也，不如狸狌之巧理，固無大小，而物之洪纖，才之短長，則不等。古賢稱漢高之智，為明於大而闇於小，良然。

今夫賤士窮吐之家，所統不過妻孥，所取僅以戚獲兩筆，祖考遺貲十金，而有羨厥事微，厥責輕，故慳嗇之倫，亦足以任之。蓋慳嗇之害，未見于施設，非慳嗇可以治一家也。至天下之要務，則叢集填委，变幻百出，以慳人迫隘之心處之，不征營則喘怖，不廢闕則敵亂，故大夫而上，治治乎衆者，奢侈纖嗇，胥足以凶害家國，而奢侈者之失人心，不如慳嗇失人心者之衆。物理亦可見矣。自古國家之禍，莫慘於人君好利以殘民，傳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如殷辛以鉅橋鹿臺之野，蓄喪其天。

下唐德宗以瓊林大盈庫釀畔亂傾危宗稷今古治
以如一邱貉然以皆原於慳吝慳吝之貽毒若此予
觀人主之奢費是事者用度無藝必至於傷財以
之極必至於聚斂虐民究上慳人同一疇耳然慳人
之聚斂殘民根乎心奢侈者之聚斂虐民迫於勢迫
於勢上根乎心其害之淺深固逾乎不侔耳夫子答
人問仁曰恭寬信敏惠寬則得衆又曰居上不寬吾
何以觀之哉理國固不得不振廢墜整頓綱維而其
處心則一原於寬大然後有濟奢侈者之心稍近於
寬大苟少自改勵人又加以針砭可以進於君人之

要道慳嗇之徒則放心收刻處事忍酷上寬大之情
劃然冰炭無可救藥由識者觀之奢侈慳嗇俱戾于
中無一可取予亦何苦而偏祖於奢侈之倫所以規
之於奢侈慳嗇之辨者特欲以明辟王士庶所嚮之
不同使人主的知在上者必以寬大為主本耳

第百六十三

論自古持國家大計者多迂視於世及有變
故未嘗不由斯人方今上人者最當留意于
茲

自古紀臣之制行也極身鎮濟九百尚退讓口吻

類不能言者。暨是論棄守之大數。時事之幾先痛快
確切。越凡離倫人莫不吐駭。彼其慎惡卑遜之心。豈
有意騰奇說以炫世。天下有意外之變。故吐意外之
見。以過其禍萌。蓋亦值事方物。遵其自然之理。以立
至當之論。特世之人。習故循常。日以弁僻耳。神禹治
水之績。懋矣。願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滌九川。陂
九澤。規畫綦大。舉世駭異。故柳鴻之始。民聚瓦石。以
擊之。迄其成功。富內謐如也。漢武帝命衛霍二良將。
北伐匈奴。斬馘數十百萬。明成祖大舉親征。四犁漠
北。不時謀臣智士。往往阻撓其事。然衛霍屢擊而匈奴

奴大削弱。迄漢宣之世。呼韓邪入朝。比臣妾。成祖北
征而韃虜大摧挫。不敢南向。發一矢。予猶恨。漢武不
專委衛霍。而參以庸將。致屢次憤軍。成祖掃蕩虜庭。
未大殲醜類。二三傳之後。遭也先入寇。倖英宗耳。夫
以宰輔之貴。以萬衆之尊。胸蘊一定之見。苟然行之。
且不免傍人之譏誚。沮壞矧以韋布之賤。名望尚微。
為衆所侮蔑。乃敢掀眉扼腕。極論天下大事。發何不
來人之憎疾。以賈生之痛哭流涕。長大息。所以招絳
灌輩之誣陷也。亡羊而補檻。洵為見事之晚。追未亡
羊。豫加補塞。翻謂之太早計。盜未窺。而固垣墉。嘆扁

竊斯為良策而不知洎盜已穿窬方始蒼黃捕逐反
稱注措之宜流俗舛年之見動類興烏可與訖域外
之宏規耶古之明辟察知茂微如秦鏡照膽洞看萬
里之外如通在階闥事理之失得當否先炳焉乎胸
中然後參稽衆論其言悞時之宜則是而采之戾物
之情則非而捐之奚容絲髮疑乎其間昏主不晰事
之情不覈時之宜漫然聽人言故聞拔俗絕類之論
則錯愕戾營瞠然失措如葉公之見真龍可悲也已
夫古昔明辟之聰睿固不可希而論者之情則有不
甚難察者存方邗隆無事之日論胡羯之患辨祖亂

之源固非時人所臬聞乃宣之於口載之於書要於
己身有損而無榮利然且噴之不忍已已斯非暗發
微必其忠未愛國之至不失為愚忠之秋山亦可以
憐而思之矣輒近泰西諸國日滋盛強惟蠶食是事
谿聲之欲蛇豕之心長無盈厭之期有欲吞滅俄羅
斯遂并滿清者有欲混壹六大洲而帝之者其國距
支那十萬里而今則奄有亞非利加諸國占據印度
榜葛刺之地海南諸國大都為其所夷滅蓋已侵至
亞細亞東方之盡境其經畧亞墨利加者亦既至亞
墨利加西方之盡境殆一經東西而有之其志猶未

自嫌洵可畏而惡彼之所為宏廓瑰特一之出人慮
表則吾所以待之亦必破隔見脫舊窠方足以制之
然則上之人欲盡謀國之宜必也於群言嘈々之中
揀用其瑰奇邁俗衆所目以濶於事情不合時宜者
濟時之石畫救亂之雄圖將於是乎在若乃求田問
舍之見架漏補罅之策固卑近俯俗不至聳駭衆視
聽而究何裨於國家禦侮敵愾之大計也哉

第百六十四

論忍之道雖多端而堅與容未始不一晰之
則可以知公執之為寬也

忍之道固非一端有敢忍彊忍之忍有含忍容忍之
忍又其為德也有吉有凶不良之輩彊敢以遂其惡
仇暴悖驚勇為無度含忍以濟其惡腴顏無耻不顧
世之詬辱今方論忍之義以闡其曠則凶德姑舍弗
論可也鈞是一忍也彊敢之忍有剛毅不撓之執含
容之忍有和易愛物之態於是乎世人視之如冰炭
東西之相反而忍之道晦矣夫忍果原於良心乎耶
是柳下惠之知而外曾子之不可不弘毅當剛蒞之
地則堅忍之行顯值昇吳之時則含忍之義矣靡施
而不可猶之仁者之必義義者之必仁然其或出乎

浮心容氣則彊忍既失其節容忍亦違其宜同也漢
高鴻門之會項王委蛇軟脆如處女然以含忍
之行也觀其與兵漢中也夷三秦蹂躪中原百折不
撓垓下一勝卒禽項王以混壹天下以彊忍之矣也
越王勾踐之窘於會稽也發以崇奉吳王奴使之勞
豕交之辱怡然受之以容忍之為也後米姑蘓之役
笠澤之戰威鋒無前攻汜吳而縊殺吳王以快積怨
以敢忍之舉也灌相如持壁睨柱強秦王令歃血
視萬乘之君如嬰孩以彊敢之威也既而屈節於廉
頗不以典抗如四體之無骨以含容之羞也敢忍之

狀焯若峻厲執不可嚮也含忍之態和煦慈惠無稜
角無鋒銳跡似相背而實相為表裏汝始容忍所以
濟敢忍之用敢忍所以通容忍之塞今夫冬之冰凍
不固則春之發生不盛雷電之感兩澤之滋一時並
臻以收長育之功漢高勾踐藺生之行事亦猶此耳
天下從未有能含忍而不敢忍能敢忍而不會忍者
也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
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
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不均卑幼禮節或有
不備更相責望遂為爭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

睦矣。胡敬堂曰：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啟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関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至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顧冬武曰：公藝意義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如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子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

信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此以公藝為專主含忍而存之也。席啓圖曰：張公藝所書忍字乃堅忍之忍，非容忍之忍。若一槩容忍，紀綱不立，其家不能以治一世，而况九世同居。子孫衆多，全在剛制之有其道耳。此以公藝為克尚堅忍而取之也。二說不同。胥未洞其真，而世多崇信。胡頤者為公藝一長者，非卓爾之賢，固不可望其格言。然彼藝云忍而已，史便目以含忍，已屬臆測。胡頤承之，遂取其失，則酷矣。夫公藝之忍，其旨未可的知。然容忍者必堅忍，堅忍者必容忍，則其言未始不為高宗之藁石。乃武將而

羅織之以坐古人罪矣其可也予故申論忍之理以
洗雪公菴之詬焉

第百六十五

論西土輓述著書之盛動一家牛棟不啻皆
浮華以實本邦漸襲破壞矣可慨嘆

流俗之所謂盛者君子之所存以為衰庸儒之所贊
為美者未必非識者所醜卉木花太盛者必不蕃
食飲之絕羨適口者決非養人之佳味凡百莫不然
夫張皇矜傲眩晃于耳目聳動于時世視之類昌大
其矣頽替之漸已萌也嗚呼趙宋以降著作之富可

謂極其盛也已一鉅儒出則撰著動數十百卷多者
且踰數百卷若若駢肩輩出充塞一世汗牛柱梁不
足以形其萬一清畢秋帆家藏書殆百萬豈能蓄現
存書籍之少半特於諸藏書家中稱雄耳大都著書
日滋而月倍孰不可過宋多於六朝唐明多於宋清
又多於明清祿未艾而業已崇積若此不知比至于
鼎革其更增添幾億萬也物窮必變積極必散異日
烏能保無佚亡之患許魯翁也須焚書一遭亦自有
見之言不可不懼也古之賢者著書皆矣乎不得已
無湯焉苟作者有衛道之精言有匡主德之謹議有

修內據外之良籌其言之在世如水火粟帛之呈用
右之大裨乎天下無之殊覺多所缺陷著書若此固
不至於猥多即固有治亂之長言亦非可厭數而泯
世殊不爾也予諦察較近之著作也惟好勝是事宋
輯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等書則明編永臬
大典以勝之明編永臬大典則清更修圖書集成以
勝之其他著書莫非欲壓倒前代上以以意唱率下
人下人之茅靡草偃亦莫不怪焉且儒生之意類以
為人苟無數十卷之撰著不且以來時人崇重又不
可以流芳後代於是守草以結撰以取副急是其著

書非借書之為則要譽之術洵可鄙矣唐應德曰連
官貴人上甲科第人稱有名目在世者其死後則必
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
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絕無此事痛
切哉其言之也夫人以著文詩繡梓公世如飲食棺
槨然流俗肉眼視之以為奎運之熾盛其實道之衰
風習之汚政化所以闇習不振也古昔才雄學遠魁
傑蓋羣者方始著書謏劣者羞縮不敢其書自卓有
可傳今申命嚴令使才學冠羣者許著書壽梓其庸
以者否亦復古之一端也顧人苦不自知自知之謂

明著書者孰不自以為魁傑出衆然以特一時驕矜
昏迷使然苟澄心顧省豈有不知己不得列於作者
之林能虛懷就正於師友豈有不辨其書之不可傳
後矣至醜顏揆述災策棗以來論癡符之誦耶後漢
之將李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
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此遊學增盛至
三萬餘生北魏宣武時寧謚日久學業大盛道有趙
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
者猶數百人州郡貢孝廉每年逾衆夫太學
生數踰三萬州郡經師弟子動千餘振古未嘗前聞

世人見之莫不嗟羨文風之盛而竟無補於漢業之
頽不能拯魏祚之陵替矣足感乎方今本邦治化日
隆文風昌熾墨客儒先著作每數十百卷鉅帙行世
者累心相踵殆如西土之俗識者不無殷憂獨序費
之盛然不逮西土識者思欲倣倣西土序序之盛而
不晰厥弊是究養成東漢元魏二季之俗耳嗚呼莫
其華而全其實祛其浮文而取其顯效力挽末俗以
復之盛古其為方今枋國者之責歟

第百六十六

論釐革網維而不得其當不若因循之無敗

有國家者不可不慎權度

更張者中興之要務也。裕積獎者良相之盛舉也。竊
寓外平大歷年所網維不得不稍弛風習不無流滯
佚百司衆務多所廢墜執不可不釐革而釐革未易
言也。平世所謂典憲咸原於祖宗所定不然出身中
興英辟本自莫不盡善特後人遵守太碎拘牽過甚
以滋弊耳。今而欲奏一新之功不深晰祖宗立法之
本意洞察古今之變當代之急務必不鈎釐革過厥
宜。抑世有意於別獎者特求更張之美名耳。一有意
於更張之名而獎孔百出焉。暴征急斂推髓剝膚欲

以收富國之效而四民不堪其困。密禁網峻刑憲要
以除凶惡而酷吏鷹擊人不聊其生。擢任新進以年
思以取幹濟之長而懷至枋用善人如尸矣。夫釐革
大任也。鎮密顧慮以處之猶恐其或未也。宰執乃浮
心客气欲以求速成烏得不憤事乎。宰執既如此則
百執事競欲以釐革迎合其意束濕之政秋荼密網
之禁宰執智思之所未及先已師心安造次導之蓋
亦安以乎危矣。且更張者果何自而起也。百度之墮
壞已極不得已而出乎此也。今不問獎之有無弊以
紛更擾動為丕變之竅榮蓋至以而更張之毒已遍

予朝野矣。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祇指
此也。夫大臣擔聲華之任者，注措乖方，不能宣上威
德，以致怨讟沸騰，明辟馭世，豈肯滂然縱歎，必將譴
罰立加，譴罰已行，褫官削封，可以洩億兆之憤，而其
遺毒猶延子後，何也？因循弛類之弊已極，人始思有
以盪滌之，更張之論亦發，予執之當然，更張失宜，中
道沮壞，然而枋國者鑒前人之失，懲美而次，蕪不敢
力任事，民心怵狀，無復所顧畏，政俗之類替將更甚
乎前日，固譬之入之篤疾，淹綿累歲，平心之藥，既不
中病，又不至全相反，厥其久而無效，一旦下峻劑以

攻之，汗吐大至，沮然驚阻，仍舊復服，緩劑一時妄動，
既虧損許多元氣，體羸神疲，嗣後雖有肉骨之良醫，
不復委制，委制為疑，畏不敢罄力可慨也已。明張居
正尊主威，飭武備，綜覈名實，釐革之得當者也。惜其
過于峻厲，立休以之量，以招衆怨，怒居正致申時行
輩秉政，力反前政，一意破觚為圓，以徇人情，法紀益
弛，國事日非，馴致明祚之忽諸。此雖居正死後事，而
不得為全無罪焉。宋王安石之新法，煩碎苛暴，更張
之違宜者也。宋自仁宗以還，政綱弛紊，固為釐正之
時，而安石變更，悉不中節，拍伎增助，勅賴司馬君實

一洗清之而又敗於紹述國是大謬蓋宋北宋之亡
敗鑿灼必有更張善矣以有所偏既別啓樊端矧更
張之外年者予先哲王所以重慎釐革也程林子曰
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以久而得否故之道无變動之
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
所以重改作也又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
位有其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又曰慎重之
至不自任其剛德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
无過矣克敷斯理然後始可與訟更張也已嗚乎釐
革之失其道大則北廢怨畔禍施宗稷小則凶害乎

家國流臭播無窮翻不如怡儼齋藁故循常者之
無大敗可不審度哉

第百六十七

論小人巧詐百出足欺世掩君子國家危亂
恒本于此真可懼而醜也

宋元祐初司馬光請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
制而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衆論紛紜不一初差役之
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制封府蔡京獨如約
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諸政事堂白光以喜曰使
人以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小人之巧於逢迎若

此司馬君實之通明且不能燭其莖可慨也已夫小
人之情所冀者祿爵也所貪者利權也所好者金帛
子女也非有耻尚之心是非之辨惟恐少有觸迂以
失其所願欲君相之所可則彼亦曰然曰善君相之
所否則彼輒曰非是曰失當如應聲之蟲如立盤之
珠如順風之舟帆惟君相意之所嚮是視上相秉枋
了更張之會以救時剔弊自任大有釐革羣下多懷
不服者當有之際小人伺間抵巇順適極其巧也宰
相方獨立孤行患新政之未感字忽得斯人如膠漆
之合傾心罷任不知彼之悅從乎我者果何為也非

見新法之不可易能為宰相忠計特慕其執位之隆
以資榮陞故承奉乃爾然則時相黜遠之日亦幡然
褻衣去之耳故蔡京之狡猾方其五日力革新法之
始固已弄君實於股掌之中有彼可取而代之志非
至紹聖紹述之日而方始變心從邪猶夫王安石創
新法首附之者呂惠卿後來安石執蹠已衰首領之
者亦呂惠卿也小人之衷曲灼乎可見矣傳曰上有
好焉者下必有甚焉者此道民之嚮乎善也而小人
之於不善亦然古諺曰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
谷又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

且年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正帛以道上之指趣下
競趨之也而在小人斯情態為最甚上志於富國則
小人唱頭會集賊之說以迎合之上思洞下情則小
人啓訐私告密之門以熒惑之上欲整飭法紀則小
人建束濕薪設陷穽之法以誑誘之迄執極之際魚
爛土崩既陷大臣于危禍已亦不能保其身家小人
之凶害乎國家至此可懼也夫濟時賢相固不易值
偶有焉或偏於剛果或流於軟脆鮮克愜乎中行羣
僚幸蒙宰輔倚任正當剛果者導之春溫之德軟脆
者冀以強毅之風斯所以玉成時相亦所以忠守君

上也如之何亡論小人號稱當時峻良者亦復陷於
彼流一意附和如塗火附而火消火哀哉昔徐邈在
魏武時人稱為通及在涼州人稱為公或以何毛玠
公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馬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
常故名為通今士大夫風流相尚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名為公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如邈者
沈靜而有守不以冷落改其度使之夾輔宰相可以
裁過而裨不及即在人主左右亦必見規過補闕之
效而若人常涼公于立不容爭時此世之所以多危
亂也

論自古禍亂不作乎野衛而發於意料之所不及觀於滿清可以自鑒戒

方學沈曰位來一代之興必有以亡之者或出于諸侯之吞食或出于羣臣之僭逼或出于匹夫之崛起此皆已往之驗而可憑者也天地之道變化無方智者謀人之國當位已然之憂而轉測其未然不當紐其已然而忘其所未然之憂確哉論也蓋自古禍患之作不於人之所期待而動矣予謀慮之表始相反者然唐鑿五胡拓跋之猾夏又自負兵威之雄

疲中國以斬伐四夷佳矣黷武不知執極自以為永無宗社之患無幾幽燕首亂海寓糜沸而其篡唐室者藩鎮也宋懲唐五季蒞度使之驕橫無上豫駁削藩鎮兵馬錢穀之權柴滌之守官謂可以高枕無憂既而我虜陸梁莫之克抗卒滅宋而代興者韃靼也漢自吳楚七國之變專制抑諸侯使貧弱不能自樹立明成祖靖難而立深疑猜宋室痛斥遠之拘禁如囚繫然而漢明之李勃興取之者外戚与流賊胡羯也如唐太宗以謠言誅李君羨武曌常娛侍宮中而不知周世宗見方面大耳者輒殺之宋藝祖日在其

側而不覺。特其小者耳。夫禍患之來。應紛變幻。莫可端倪。而人類欲以一定之規格之。譬一作于內。則曰宗祿之傾。必本於內。禍專思所以遏絕之。患或由外至。則曰國家之危敗。必成於外。患務圖所以鎮制之。察其一而不晰其二。備其前而不慮其後。唯其泥滯于一隅。而不周匝。不足以御天下之變。果使殃禍之臻。常發于人之所備。豫則人咸知所以待之。亦自不至於釀大患。乃好生乎人之意料。所不屈。是以狼狽周章。必債事而後止也。試以天道論。則春暄夏熱。秋涼冬寒。迭運而不已。日光月耀。晝夜代明。而無窮盡。

是變動不相襲者。天行之定理也。就人事言。則英武之主。智諳之將。其於敵。避實而擊虛。攻其所不守。襲其所不備。不肯犯警防之地。以自取挫衄。是變化不主故常者。人謀之必然也。參贊天人之際。其變者固其常。而常者。終其變也。古來宗室權貴。外夷流賊之禍。不無一時皆至之日。而後代之禍。與前代殊絕者。十九。必然之執也。拘迂之輩。方且泥成迹。執管見以理之。不啻田更之守株。夏蟲之為時。烏望其克濟大難耶。是以古之哲王。雖鑿勝國之覆轍。而其所以禦災患。則未始局於一偏。智周於萬變。而明照徹乎四

遐亂未萌而先為之防。害未兆而蚤設之備。是以國家永無艱阨之慮矣。予觀滿清之肇興也。滅國猷芟。庚遺明以混壹中州。既帝右支那。雄志不以衰。吞臺灣。據俄羅斯。殲噶爾丹。并西藏。勒準噶爾。殄西金川。武功赫濯。發乎百戰百克。幅員之廣。戶口之夥。盤古而降。所未嘗聞也。顧彼皆野戰之勳。水軍奏捷。獨右臺灣之役耳。然鄭成功父子存日。勝敗參半。筮沒子弱。國內擾亂。清來襲取之功。詎足奇。今也清南自瓊崖東北抵黑龍江。瀕海之地。蜿蜒三万里。有海邦而不嚴海防。諳練舟師。洵為憾事。亦其時盛強而鄙夷

^外國墨守陳迹而不能察將然也。先是清以驟禁鴉片交易。故上英夷構怨。交兵四載。每戰輒敗。通商後媾和。互市仍舊。且不禁携將鴉片。舟山澳門等處。多為渠所占據。清之不競甚矣。是其北太西吞噬支那之端。不可知。或啓如皇覺寺僧者。慨復中州之漸。不可知。吁可畏也。兩間之邦。上清同其初。孰者無教。池竭自中。履霜冰至。安可夷然拋之膜外邪。

第百六十九

論用兵之道不可不嚴而智最為緊急。本邦墨守甲越行軍之法。而昧於太西用利器之

智洵為危事

吳子曰：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鼻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百懼。千夫，劉向曰：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不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司馬穰苴以幸臣莊賈緩暢干法，斬之以申嚴軍令。孫武戮宮嬪之咲者，以警其餘。曰：雖赴水火可也。咸以此物以志也。斯固馭兵衆之要，而論者以為行師之道。盡乎此，果然乎否也？孫子以智信仁勇嚴。

為大將之樞要。今諸子之所論，所行，止於嚴特五德中之一端，安足以應萬變而制勦敵哉？予諦察大將之為道也，仁信為之根，勇為之楨，幹嚴為之枝葉，而智則周流於四者之中，使之幹運無滯，林世譎詐滋長，變幻叵測，敵好設詭計，陷我危敗之地，不可不知所以制之。故智為最緊急。孫子所謂可使赴水火者，語用兵之要也。然必克之策也。然火攻水攻，已昉乎周代。後來遵行，厥用益廣。吾能獎勵三軍，令可赴水火，而無謀慮，致無數兵卒隕命，守敵勇則烈矣。未免于危死。矧通年太西秦精於火器，大煩之技，用之。

可以碎壁壘，齧粉營陣，立斃數百千人，吾不深思遠
算，因所以待之，而徒懈力，確勇自招一敗塗地之辱。
於國家究何裨焉？所貴於將士，泣戰忘身者，以其一
死關係重大，可以威敵，可以打宗社也。若乃冥然自
投死地，使奉軍解體，增敵之執，泚汝特承突，穉勇之
為，君子不歸也。項王躬絕人之勇，所率又皆熊羆
貅之士，師律亦嚴，所向無前，而智頗乏，卒敗死於烏
江。冉凶勇，亞項羽，棘城之大崩，獨全軍而還，亦見馭
軍之嚴，而仁信不足，智最不足。及于慕容恪，過一戰
就擒，自古行師之必待於智，若此亦見德最不足，以

消事矣。世之談兵者，不完今古之宜，不諳外國之情
偽，不知修船艦砲銃之利，惟祖甲越諸家薪制之師
申儆軍律，整飭隊伍，統墨守前哲，所謂嚴之一言，以
為禦敵之要，已盡邊圉當無事則已，有事而使若輩
力擔敵愾，竹衡之大任，亦危也已。

茅百七十

論甲越南塘之執滯，不若孫吳之籌略，孫吳
之籌略，不若太西之火拔，故本邦兵制，不可
不一變。

嗚呼！兵家者之論，難言哉！張主孫吳者，究奇正之妙。

抉虛實之秘，閃盪流動，萬變不窮，測敵情如秦鏡之
照膽，謂可以禽將戶內，折衝于樽俎，憲章甲越，遵奉
威南塘者，申嚴隊伍，森列營陣，詳城堡之制，審旗幟
器械之用，鎮密周匝，殆無罅隙可乘，二家之論，聽之
則誠難矣，而果足以制馭勍敵耶？否耶？孫吳二子，生
丁春秋戰國之代，所仕最爾，一諸侯所居止於數百
千里之國，所與爭衡，區區隣邦而已，甲越二帥，雖號
英杰，而方窳腐糜沛之際，總偏據乎一隅，所兼弁不
過二三州，威南塘雖明代良將，而所與確，僅以本邦
通迅之輩，縱樹勳烈，初不足稱道之，數子所見之禩

窳，所規畫之陋，且淺，措之前代，固可以倖收其成功，
施於近代，則不勝其多窒礙矣。今也，太西強國，地徃
以跨二三大洲，連百萬之兵，以伐人之國，攻戰之器，
未始藉刀鎗之利，巨礮大煩，案以連發，如疾雷之震，
駕大艦，凌滄海千里之查，轉瞬而臻，六大洲中，雖荒
僻之極，無不可屆之地，務研智慮之所，及以出牙時，
人意料之表，乃欲以拍隘，不知變通之古法，待之立
見其舛矣。由哲人觀之，夫遵奉孫吳者，與墨守甲越
南塘者，鈞無足敘，就中而詳析之，則奉孫吳者，專於
籌略，融會圓活，不拘一法，教而用之，亦可見效於今。

祖甲越南塘者隊伍器械是事夏夷萬時田父狩鬼
執帶而不知變通施於外世其危有不可勝言者焉
吾諦察用兵之略古今殊宜鑒乎古而近代所以難
行者不勝其夥古之所備且美者莫過於親征契丹
大舉入寇右蹂躪中州之志宋真宗親帥六師幸澶
淵虜崩角請和盟好閱百餘年而罔替胡元既滅遺
孽猶熾數以南收大貽殃害明成祖親犁北庭致萬
里蕭條邊塵不動厥績懋矣然此皆其欲頑獷悍驚
死守不去故可因以見親征之效近代太西人好以
舟師攻劫倏來忽去如鬼如蜮利則進害則遁若或

親征必徒勞而取辱曩時英夷侵清以主荒怒欲親
征聽諫而不果此雖或出於居怯亦自不失法措之
宜焉古未以黷武務遠略為大戒動引秦攻漢武為
殷鑒之章以者蓋古昔外患不過附塞之夷土曠民
寡志願不大極矢力以伐之罷民瘵國有損而無益
故不為也輓近則事執懸別太西諸國往往有席卷
寰宇之志海外諸小邦我不取則彼奪之兼弱取亂
吞噬無厭其強大不易抗者使單然孤立而後圖之
如滿清為兩間最大莫彊之邦乃退然自守不能先
彼着鞭逆摧破之任其蠶食通及東印度而不問自

啓利層之讐可惜也。鮫革犀兕之甲楚兵所以強十里光明甲悍鎮所以耀威力今也炮鏡盛行太西人類以游服役軍則以物無復所施先偏後伍承彌縫軍無空隙鄭人所以敗我聯合軍卒而為圍陣高歡所以摧爾朱今也專任大礮則以備抵足以多喪士卒不可不疏而然之軍法之以今古殊孰判其宜者無幾今姑舉其灼灼者自餘小者可以類推而悟焉得執一以債大事耶清風習勁悍世不忘武隆平之久不無頹弛之失較諸宋明中葉則大覺超越又鑒勝朝兵備之濶疎沿海防禦殊為周匝唯其糾古

制而不諳時變泥成規而不晰敵情故于英夷確百戰百衄瀕海之地多為所竊據致國勢漸替矧不如此者其可儆惕為何如也方今有聖者出必著矢志一大編昭貯備悉流動淵通萬國百代遵行而無弊者洗清諸矢家之陋習以幸一世可以制胡虜可以靖寇逆可以衛宗社今代至要其孰尚焉聖人不可作有魁傑非常之士亦必拋棄百務而首從事于斯惜矣世未覩其人也噫

